

遊城道南里
西征對山先生武功縣志
校正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記







遊 城 南 記

張 禮 撰 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記南城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遊城南記

宋 浙右張 禮茂中撰

元祐改元季春戊申。明徽茂中同出京兆之東南門。

張注曰。唐皇城之安上門也。至德二載。改爲先天門。尋復舊。肅宗以祿山國讎。惡聞其姓。京兆坊里有安字者。率易之。○續注曰。志總序云。唐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以京城爲西京。天祐元年。昭宗東遷。降爲祐國軍。梁開平元年。改府曰大安。越二年。改軍曰永平。後唐同光元年。復爲西京。晉天福元年。改軍曰晉昌。漢乾祐元年。改軍曰永興。其府名皆仍舊。有宋因之。故其南北相值之街。亦曰安上。

歷興道務本二坊。

張注曰。興道坊在安上門街之西。景龍三年。改瑤林坊。務本坊在安上門街之東。與興道坊相對。景龍二年。改玉樓坊。景雲元年。竝復舊。二坊之地。今爲京兆東西門外之草市。餘爲民田。

由務本西門入聖容院。觀薦福寺塔。

張注曰。聖容院。蓋唐薦福寺之院也。今爲二寺。寺之浮圖。今正謂之薦福寺塔。尙存焉。其寺又明元年

立謂之大獻佛寺。天授元年。改爲薦福寺。景龍中。宮人率出錢起塔十五層。續注曰。貞祐乙亥歲。塔之纏腰尙存。辛卯遷徙。廢蕩殆盡。惟磚塔在焉。

南行至永樂坊。

張注曰。卽橫岡之第五爻也。今謂之草場坡。古場存焉。隋宇文愷城大興。以城中有六大岡。東西橫亘。象乾之六爻。故于九二置宮室。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置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大興善寺以鎮之。玄都觀在崇業坊。大興善寺在靖善坊。其岡與永樂坊東西相直。長安志云。坊東有裴度宅。度欲入朝。有張權輿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蓋嘗有人與度作讖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曾討淮西。平吳元濟。宅據岡原。與興善玄都相連故也。

東南至慈恩寺。少遲登塔。觀唐人留題。

張注曰。寺本隋無漏寺。貞觀二十一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爲慈恩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起塔。初惟五層。磚表土心。效西域窣堵波。卽袁宏漢記所謂浮圖祠也。長安中摧倒。天后及王公施錢重加營建。至十層。其云鴈塔者。天竺記。達嚩國有迦葉佛伽藍。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鴈形。謂之鴈塔。蓋此意也。嘉話錄謂張莒及進士第。閒行慈恩寺。因書同年姓名于塔壁。後以爲故事。按唐登科記有張台。無張莒。台于大中十三年。崔鏘下及第。馮氏引之。以爲自台始。若以爲張莒。則台詩已有題。

名之說焉。塔自兵火之餘，止存七層。長興中，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判官王仁裕爲之記。長安士庶每歲春時遊者，道路相屬。熙寧中，富民康生遺火，經宵不滅，而遊人自此衰矣。塔旣經焚，塗圻皆剝，而碑始露焉。唐人墨迹于是畢見。今孟郊舒元輿之類尙存，至其他不聞于後世者，蓋不可勝數也。○續注曰：正大遷徙，寺宇廢毀殆盡，惟一塔儼然。塔之東西兩龕，唐褚遂良所書聖教序及唐人題名記碑刻存焉。西南一里許，有西平郡王李公晟先廟碑。工部侍郎張彧撰，司業韓秀弼八分書。字畫歷歷可讀。

倚塔下瞰曲江宮殿，樂遊燕喜之地，皆爲野草，不覺有黍離麥秀之感。

張注曰：江以水流屈曲，故謂之曲江。其深處下不見底。司馬相如賦曰：臨曲江之隄洲，蓋其地也。劇談曰：曲江本秦隄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江故有泉，俗謂之漢武泉。又引黃渠之水以漲之。泉在江之西，旱而禱雨有應。今爲濱江農家湮塞。然春秋積雨，池中猶有水焉。黃渠水出義谷，北上少陵原。西北流，經三像寺、鮑陂之東北。今有亭子頭，故巡渠亭子也。北流入鮑陂。隋改曰杜陂，以其近杜陵也。自鮑陂西北流，穿蓬萊山，注之曲江。由西北岸直西流，經慈恩寺而西。歐陽詹曲江記，其略曰：茲地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市，中成坎窞，寧窮港洞，生泉翕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崇山溶川，鉤結盤護，不南不北，湛然中停，蕩惡含和，厚生蠲疾，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滌慮延歡，棲神育靈，觀此可

得其概矣。唐進士新及第者，往往汎舟遊宴于此。文宗時，曲江宮殿廢十之九，帝因誦杜甫哀江頭之詩，慨然有意復升平故事。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三千人疏濬，修紫雲樓彩霞亭，仍勅諸司有力建亭館者，官給閒地，任營造焉。今遺址尙多存者，江水雖涸，故道可因。若自甫張村引黃渠水經鮑陂，以注曲江，則江景可復其舊。不然，疏其已塞之泉，渟滌歲月，亦可觀矣。樂遊原亦曰園，在曲江之北，卽秦宜春苑也。漢宣帝起樂遊廟，因以爲名。在唐京城內，每歲晦日上巳，重九，士女咸此登賞，祓禊，樂遊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龍寺，北枕高原，前對南山，爲登眺之絕勝。賈島所謂行坐見南山是也。出寺涉黃渠，上杏園，望芙蓉園，西行過杜祁公家廟。

張注曰：杏園與慈恩寺南北相直，唐新進士多遊宴於此。芙蓉園在曲江之西南，隋離宮也，與杏園皆秦宜春下苑之地，園內有池，謂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杜祁公家廟咸通八年建，石室尙存，俗曰杜相公讀書堂，其石室曰藏書龕。○續注曰：石室奉安神主之室也。

出啓夏門，覽南郊百神靈星三壇。

張注曰：啓夏門，唐皇城之南門也。北當皇城之安上門，少西，蓋京城之南，凡三門，中曰明德門，今謂之五門。西曰安化門，今謂之三門，此其東門也。三壇在門外西南二里，百神靈星二壇頗毀，而圓丘特完。南一里有蓮花村，未詳其所以名也。○續注曰：少西北有唐贈戶部尙書楊貞公塲廟碑，晉公李林甫

撰王曾書。王敬從題額。次東南有唐相國令狐氏廟碑。太和三年。劉禹錫撰并書。陳錫篆額。楊氏苗裔。太和閒尙盛。人呼爲廟坡楊。辛卯遷移。後無聞焉。

次杜光村。

張注曰。杜光村有義善寺。俗謂之杜光寺。貞觀十九年建。蓋杜順禪師所生之地。順解華嚴經。著法界觀。居華嚴寺。證圓寂。今肉身在華嚴寺。

東南歷仇家莊。

張注曰。莊卽唐宦官仇士良別業也。士良死。籍沒其家。後晉錫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安氏子孫世守之。士良墓碑俱存。其南爲郭子儀墓。西南長孫無忌之墓。碑皆斷仆。○續注曰。撫定後府南趙牛里皓陽觀主李可貞喬志朴相過。語余觀西北有二大碑。云是郭氏墓碑。他日往觀。其一壽州刺史郭敬之神道碑。敬之字敬之。子儀父也。以子儀貴。贈太保徐國公。碑額御題。韓國公苗晉卿撰序。蕭華書。其一郭氏所尙昇平公主墓碑。書撰姓名失傳。

過高望西南行至蕭灌墓讀碑。

張注曰。灌嵩之父也。碑乃明皇題額。張說爲文。梁升卿書。嵩墓別葬張曲。

由趙村訪章敬寺基。經撥川王論弓仁墓。

張注曰。五代周太子太師致仕皇甫玄莊在趙村。建隆二年。置墓在村東。碑在其莊內。章敬寺。長安志曰。在通化門外。本魚朝恩莊也。後爲章敬皇后立寺。故以爲名。殿宇總四千一百三十間。分四十八院。以曲江亭館。華清宮。觀風樓。百司行廡。及將相沒官宅舍給其用。今此基不甚侈。且與志所載。地里不同。豈四十八院之一耶。論弓仁者。吐蕃普贊之族也。世相普贊。戎言爲宰相爲論。因以爲氏。聖曆三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降唐。累有戰功。死贈撥川王。葬趙村。張說爲碑。今已毀。仆字無存者。獨其題額在焉。

下勳蔭坡。入牛頭寺。登長老文公禪堂。夜宿寺之南軒。

張注曰。勳蔭坡。今牛頭寺之坡也。寺卽牛頭山第一祖徧照禪師之居也。貞元十一年建。內有徐士龍所撰碑。太平興國中。改寺曰福昌。元豐癸亥。長老道文自南方來。居于寺之北堂。其南軒爲延客之所。今有朱公揆題壁。

己酉。謁龍堂。循清明渠而西。至皇子陂。徘徊久之。

張注曰。龍堂在牛頭寺之西。寺故有龍泉塔院。此堂卽其地也。泉北有塔。俗稱龍堂。坡地甚平行。中多植杏。謂之杏花坪。見杜翹勝遊錄。清明渠。隋開皇初。引沈水西北流。屈而東流。入城。當大安坊南街。又東流。至安樂坊。入京城。今其渠自朱坡東南。分沈水穿杜牧之九曲池。循坡而西。經牛頭寺下。穿韓符

莊西過韋曲。至渠北村。西北流入京城。皇子坡又在龍堂之西。秦葬皇子於坡底。起冢於坡北原上。因以名坡。隋文帝改永安坡。唐復舊。

覽韓鄭郊居。至韋曲。扣堯夫門。上逍遙公讀書臺。尋所謂何將軍山林。而不可見。因思唐人之居城南者。往往舊蹟湮沒。無所考求。豈勝遺恨哉。

張注曰。韓店。卽韓昌黎城南雜題及送子符讀書之地。今爲里人楊氏所有。鑿洞架閣。引泉爲池。穿地得大鳴起信論碑之上篇。鄭谷莊在坡之西。今爲里人李氏所有。韋曲在韓鄭莊之北。堯夫。進士韋師錫之字也。世爲韋曲人。遠祖夔。後周時居此。蕭然自適。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時人慕其閒素。號爲逍遙公。明帝貽之詩曰。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北史有傳。今其讀書臺□□□立。逍遙谷則在驪山西南。蓋亦慕夔而名之也。杜甫何將軍山林詩。有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又曰。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今第五橋在韋曲之西。與沈家橋相近。定昆池在韋曲之北。楊柳渚今不可考。南塘按許渾詩云。背嶺枕南塘。其亦在韋曲之左右乎。嘗讀唐人詩集。岑嘉州有杜陵別業。終南別業。而石髓谷。高冠谷。皆有其居。郎士元有吳村別業。段覺有杜村閒居。元微之亦有終南別業。蕭氏有蘭陵里。梁升卿有安定莊。今皆湮沒。漫不可尋。蓋不特何將軍山林而已。

晚抵申店李氏園亭。夜宿祁子虛書舍。

張注曰。申店夾瀟水之兩溪。李氏名之邵。字公材。嘗爲進士。祁子虛名徹。李舍人塔也。園之東有關。曰祕春。北有小軒曰明月。

庚戌。子虛邀飲韋氏會景堂。及門。主人出迓。明微以爲不足。子虛道其景。且誦其詩。明微聞之。始入其奧。張注曰。韋氏名宗禮。字中伯。世爲下杜人。蓋唐相之裔。家失其譜。不知爲何房。城南諸韋聚處。韋曲宜其屬。系系易知。然或東眷。或西眷。或逍遙公。或鄭公。或南陂公。或龍門公。不知其實何房也。中伯博學好古。葺治園亭。奇花異卉。中莫不有。日與賓客宴遊。朝奉郎白序題其堂曰會景。中伯圃中有對金竹。其狀與對青相似。長安有此竹者。惟處士蘇季明。張思道與中伯三家而已。

復相濟瀟水。陟神禾原。西望香積寺塔。原下有樊川御宿之水。交流謂之交水。西合於灃。北入于渭。

張注曰。長安志曰。瀟水今名泥水。一作坑水。自南山流至皇子陂。今瀟水不至皇子陂。由瓜洲村附神禾塹。上穿申店。而原愈高。鑿原而通。深至八九十尺。俗謂之坑河是也。瓜洲村之東北原上。瀟水北岸上。尚有川流故道。西北過張王村之東。又西北經內家橋。又西北經下杜城。過沈家橋。杜城之西。有丈八溝。卽杜子美陪諸公子納涼遇雨之地。瀟水上原西北流。而合御宿川水。是名交水。在香積寺之西。南香積寺。唐永隆二年建。中多石象塔。磚中裂。院中荒涼。人鮮遊者。

下原訪劉希古過瓜洲村。

張注曰。劉希古名舜才。爲進士不第。退居申店。潘水之陰。瓜洲村。俗以爲牧之種瓜之地。予讀許渾集。有和淮南相公重遊瓜村別業詩。淮南相公。杜佑也。佑三子。師損。式方。從郁。牧之。從郁子也。由此考之。在佑已有瓜洲別業。則非牧之種瓜地明矣。今村南原上有瓜洲墓。豈始有瓜洲人居此而名之耶。亦猶長安縣有高麗曲。因高麗人居之而名也。

復涉潘水遊范公五居

張注曰。范公莊本唐岐國杜公佑郊居也。門人權德輿爲之記。纂敍幽勝。極其形容。舊史稱佑城南樊川有桂林亭。卉木幽邃。佑日與公卿宴集其閒。元和七年。佑以太保致仕居此。式方傳又云。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牧之之賦亦曰。予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泉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衰草。其地有九曲池。池西有玉鉤亭。許渾詩所謂九曲池。西望月來。池蹟尙存。亭則不可考也。又其地有七葉樹。每朵七葉。因以爲名。羅隱詩所謂夏窗七葉連簷。暗是也。以是求之。其景可知矣。此莊向爲杜氏所有。後歸尙書郎胡拱辰。熙甯中。侍御史范巽之買此莊于胡。故俗謂之御史莊。中有溪柳巖軒。江閣圃堂。林館。故又謂之五居。

東上朱坡。憩華巖寺。下瞰終南之勝。霧巖玉案。圭峯紫閣。粲在目前。不待足履而盡也。

張注曰。朱坡在御史莊東。華巖寺西。牧之朱坡三絕句。極言其景。華巖寺。貞觀中建。寺之北原。下瞰終

南可盡其勝。岑參詩所謂寺南幾千峯。峯翠青可掬是也。終南一名大乙。一名地肺。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內爲福地。柳宗元碑曰。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秦末四皓隱于其間。後因立廟。唐文宗詔建終南山祠。冊爲廣惠公。圭峯紫閣在祠之西。圭峯下有草堂寺。唐僧宗密所居。因號圭峯禪師。紫閣之陰卽漢陂。杜甫詩曰。紫閣峯陰入漢陂。是也。太乙在祠之東。霧巖玉案。附麗而列。二峯之間。有冰井。經暑不消。長安歲不藏冰。夏則取冰于此。紫閣之東。有高觀峪。岑參作高冠。蔣之奇作高官。未知孰是。

已而子虛希古開樽三門寺。僧子齊出詩凡數百篇。皆詠寺焉。予賞蘇子美詩。明微吟。唐僧子蘭詩。疏鍾搖雨脚。積雨浸雲容之句。及讀相國陳公悔把吾廬寄杜城之言。則又知華巖之爲勝也。酒闌過東閣。閣以華巖有所蔽。而登覽勝之真如塔在焉。謂之東閣。以西有華巖寺故也。今爲草堂別院。

張注曰。長安志曰。真如塔在華巖寺。今其塔在東閣法堂之北。壁間二石記。皆唐刻也。且載華巖寺始末。則華巖東閣本一寺也。不知其後何以隸草堂焉。

下閣至澄襟院。院引北巖泉水。架竹落庭。注石盆中。瑩徹可挹。使人不覺頓忘俗意。時子虛希古先歸院之東。元醫之居也。予與明微宿焉。

張注曰。澄襟院。唐左術僧錄徧覺大師智慧之塔院也。碑云。起塔于萬年縣神禾鄉孫村。今屬鴻固鄉。

元醫世爲樊川人。其居北倚高坡。泉聲泠泠。竹陰相接。圃中植花。穴洞巖閒。架閣池上。茂林修竹。與之隱映。真有幽勝之趣。○續注曰。澄襟院水久涸。今爲長老濱巨源衣鉢院莊。則金興定辛巳閒尙爲元氏之居。遷徙後。遂無聞焉。近代李構卽莊建閣鑿洞。立三清像。遂呼爲三清閣。兵後。高竇老奉披雲真人爲十方院。門人樊志高盡有元莊典刑。雖在盛事則廢。

辛亥。歷廢延興寺。過夏侯村。王白二莊林泉。

張注曰。延興寺在楊萬坡。斷碑遺址。瓦礫徧地。興廢之由無可考。今爲里人劉氏所有。竹木森蔚。泉流清淺。景勝元醫之居。但不葺治耳。駙馬都尉王銑林泉在延興寺之東。與朝奉郎白序爲鄰。王氏林泉久不治。白字聖均。莊有揮金堂。順年堂。疑夢室。醉吟菴。翠屏閣。寒泉亭。辛夷亭。桂嶺亭。今爲王員外家所有。

東次杜曲。前瞻杜固。盤桓移時。

張注曰。唐史稱杜正倫與城南諸杜素遠。求通譜。不許。銜之。世傳杜固有王氣。諸杜居之。衣冠世美。及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旣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方止。自是南杜稍不顯。居杜固者。謂之南杜。以北有杜曲故也。杜固今謂之杜坡。所鑿之處。崖塹尙存。俗曰馬塹厓。或曰鳳皇嘴。不知何謂也。杜氏世葬少陵原。司馬村之西南。杜甫嘗稱杜曲諸生。少陵野老。正謂杜曲少陵相近故也。甫爲晉征南。

將軍預之後。預玄孫某隨宋武帝南遷。遂爲襄陽人。甫曾祖某爲鞏令。又徙河南。宋孫洙爲甫傳。以牧之爲甫族孫。蓋同出于預也。是甫乃城南諸杜之裔耳。然唐宰相世系不載。不知何故。俟再考之。

越姜保。至興教寺。上玉峯軒。南望龍池廢寺。

張注曰。興教寺。總章二年建。有三藏玄奘。慈恩。西明三塔。寺倚北岡。南對玉案峯。元豐中。知京兆龍圖李公登眺于斯。命僧創軒。是名玉峯。擢萬年令陳正舉爲之記。龍池寺直玉案山之北。○續注曰。興教寺。開成四年沙門令總載修。三藏塔銘。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劉軻撰。慈恩塔銘。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李弘度撰。西明塔銘。貢士宋復撰。三藏塔奠中。差大右慈恩。左西明。差小。殿宇法制精密莊嚴。

過塔院。抵韋趙。覽牛相公樊鄉郊居。

張注曰。塔院者。京兆開元寺福昌塔之莊也。俗謂之塔院。修竹喬林。森結參天。池臺廢基頗多。不知在唐爲誰氏業。俗傳國初狂人李琰居之。琰誅沒官。後福昌塔成。賜之爲常住。韋趙邨有牛相僧孺郊居。子孫尙有存者。僧孺八世祖某。隋封奇章公。長安城南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書千卷。僧孺居之。依以爲學。後爲相。與李德裕相惡。門生故吏各相爲黨。先是泓陟相德裕宅爲玉盃。僧孺宅爲金杯。且云金毀可作他器。玉毀不復用矣。其言果驗。然唐史傳方技者不載其事。其亦闕文矣乎。

迺登少陵原。西過司馬村。穿三像院。尋舊路。暮歸孫君中復之廬。

張注曰。長安志云。少陵原南接中南山。北直澹水。本爲鳳棲原。漢許后葬少陵。在司馬村之東。因卽其地呼少陵原。杜牧之自志云。葬少陵司馬村。柳宗元志伯妣墓曰。葬萬年之少陵原。實鳳棲原也。原脈起自南山。曲屈西北。岡阜相連。纍纍不斷。凡五十里。然則鳳栖少陵其實一本。因地異名耳。漢總謂之洪固原。今萬年縣有洪固鄉。司馬村今在長安城之東南。少陵在村之東北。則澹水在東。非在北矣。少陵東接豐梁原。或作鳳涼原。澹水出焉。東北對白鹿原。荆谷水出焉。二水合流入渭。杜甫詩所謂登高素澹原。是也。少陵之東岡下卽澹水之西岸。其地有泉。舊傳有犢跑鳴而泉出。今謂之鳴犢鎮。三像寺。開元中建。背倚北原。高數百尺。始寺依原刻三大佛。故名。又云開元末爲武惠妃建。武氏墓在鳳棲原。長興坊。與寺亦相近。中復田家子。今爲進士。

壬子。渡澹水而南。上原觀乾湫。憩塗山寺。望翠微百塔。子虛約遊五臺。而與僕夫負行李者相失。遂飲于御宿川之王渠。醉還申店。幾夜半矣。

張注曰。乾湫在神禾原。皇甫村之東。舊傳有龍移去南山。炭谷原之湫。水遂涸。故謂之乾湫。炭谷之水。遂著靈異。歷代崇爲太乙湫。或曰炭谷本太乙谷。土人語急。連呼之耳。○續注曰。塗山寺在皇甫村。神禾原之東南。舊傳皇甫村有三社。曰鸞駕坪。鳳皇臺。及廢栖真觀。翠微寺在終南山上。本太和宮。武德八年建。貞觀十年廢。廿年。太宗厭禁內煩熱。命將作大匠闔立本。再葺改爲翠華宮。元和元年。廢爲翠

微寺。杜甫詩雲薄翠微寺。則元和之前固已謂之寺矣。百塔在榷梓谷口。唐信行禪師塔院。今謂之興教院。唐裴行儉妻庫狄氏嘗讀信行集錄。及歿。遷窆於終南山鷓鴣堆。信行塔之後。由是異信行者。往往歸葬于此。今小塔纍纍相比。因謂之百塔。塔東爲石籠谷。廣惠神祠在焉。西爲豹林谷。種放隱居之地。放居今爲女冠所有。蘇季明松門亦在其西。而董村者。翠微寺下院也。又在其西。自董村西行幾十里。曰豐德寺。豐德長老所居。今其寺猶有僧焉。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峯卓立。故名五臺。圓光寺。王建集爲靈應臺寺。陸長源辯疑志爲慧光寺。韓偓集爲神光寺。今謂之圓光寺。五臺之北。有留村數寺。皆下院也。御宿川。按揚雄傳曰。武帝開上林南苑。至宜春鼎湖昆吾。傍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遊觀則止宿其中。故曰御宿。大抵樊川御宿皆上林苑地也。癸丑。詣張思道。循原而東。詣蓮花洞。經裴相舊居。越幽州莊。上道安洞。抵炭谷。旣行。小雨而還。復尋會景堂。清談終日。

張注曰。思道。唐學士。鶩之後。居潯水之陰。好讀書。善屬文。雅麗有祖風。自思道之居。東行五六里。直樊川之上。倚神禾原。有洞。曰蓮花。舊爲村人鄭氏之業。鄭氏遠祖乾曜。尙明皇之女臨晉公主。杜甫詩有宴鄭駙馬洞中。云主家陰洞細烟霧。宜卽此地也。自洞東行三四里。爲唐裴相國郊居。林泉之勝。亦樊川之亞。今爲鄱陽沈思之居。又南行三里。至幽州莊。李氏林亭。李氏燕人也。故以幽州名。泉竹之盛。過

沈莊矣。南行四里。至道安洞。今爲尼院。院中起小塔。西倚高崖。東眺樊南之景。舉目可盡。又南行七八里。至炭谷。自谷口穿雲渡水。躡亂石。冒懸崖。行十餘里。數峯聳削。蹬道之半。有司馬溫公隸書二十八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擇平穩之地而置足。則不跌。人莫不知之。鮮能慎。谷前太乙觀。有希夷先生所撰碑。觀南爲故處士雷簡夫隱居之地。

甲寅北歸。及內家橋。子虛別焉。予與明微自翠臺莊。由天門街上畢原。西望三會寺。定昆池。迤邐入明德門。

張注曰。內家橋。今名也。或曰雷家。或曰能家。皆姓也。橋之西。又有沈家橋。第五橋亦以姓名。羅隱城南。雜感詩有賴家橋。上潘河邊之句。似當以能爲是。翠臺莊。不知其所以。莊之前有南北大路。俗曰天門界。北直京城之明德門。皇城之朱雀門。宮城之承天門。則界當爲街。俗呼之訛耳。許渾有天門街望之詩。可據。天門街當畢原之中。長安志曰。少陵原。西入長安縣界五里。蓋畢原也。志誤以爲少陵。西望三會寺。寺邊有大家。世傳爲周穆王陵。北有池。舊與昆明池相通。唐爲放生池。有臺。俗曰迦葉佛說法臺。而傳記以爲蒼頡造書臺。景龍中。中宗幸三會寺。與羣臣賦詩。上官婕妤所謂釋子談經處。軒臣刻字。留是也。定昆池。安樂公主之西莊也。在京城之延平門外。景龍初。命司農卿趙履溫將作少監楊務廉爲園。鑿沼。延十數里。時號定昆。中宗臨幸。與羣臣賦詩。

歷延祚、光行、道德、永達四坊之地。至崇業坊，覽玄都觀之遺基。過岡，論唐昌觀故事。

張注曰：唐昌觀又曰唐興觀，在安業坊玄都觀北。中有玉蕊花。元和中，有仙子來觀。嚴休父、元稹輩俱有倡和。

既而北行數里，入含光門而歸焉。實閏月十六也。

張注曰：城南之景，有聞其名而失其地者，有具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者，有見於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若牛頭寺碑陰記永清公主莊，長安志載沙城鎮，據南山別業，羅隱雜感詩有景星觀，姚家園、葉家林，聞其名而失其地者也。翠臺莊、高望樓、公主浮圖、溫國塔、朱坡，具其名，得其地，而不得其所以者也。楊舍人莊、唯釋院神禾、少陵兩原、三清觀、塗山寺、陳氏、昆仲、報德廬、劉翔集之濛溪、劉子哀之樊谿、五臺僧墳院，見於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故皆略之，以俟再考。至於名蹟可據，而暴于人之耳目者，皆得以詳書焉。

遊城南記一卷。爲宋人所作。記城南之景甚備。中丞許少華先生手書之。予得觀于張華原兄之家。甚愛焉。遂自錄一過。後考他書。始得著述者姓氏。明徵姓陳。西楚人。茂中姓張。名禮。澗右人。博學好奇。有足多者。斯記也。屬詞考事。詳哉乎言。夫宋去唐未遠。而風景池亭。猶有存者。今門坊之名。亦漫不可考矣。嗚呼。滄桑易變。陵谷難常。後之遊者。其將有取於斯文。古稷巖小山道人康楷。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horse and clouds at the top. The horse is black and white, facing left, with a rider. The clouds are stylized and black and white. The border continues with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clouds and waves.

西征道里記

鄭剛中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西征道里記原序

紹興乙未。上以陝西初復。命簽書樞密樓公。諭以朝廷安輯混貸之意。某以祕書少監。被旨參謀。是役也。審擇將帥。屯隸軍馬。經畫用度。詢訪疾苦。振恤隱孤。表揚忠義。公皆推行如上意。故其本末次序。屬吏不敢私錄。至於所過道里。則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盡。而耳目所際。亦可以驗遺蹤。而知往古。與夫兵火凋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向背。時有可得而窺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北關。六月二十四日。至永興。七月十三日。進至鳳翔。越三十七日。府告無事。公率官吏以歸。水陸凡六十驛。往來七千二百里。

本計
七千

一百九十汜水里。以未至縣十里。河水南浸。自墜子坡移路旁山。回程衍十里。

右通直郎、尙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參議、左朝請大夫、新差知吉州軍州

事江少虞、左朝請郎、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姚焯、機宜、右從事郎、新湖州德清縣主簿樓垵、書寫機宜文字、左朝奉郎、行大理寺丞王師心、右奉議郎、監行在樞貨務閻大鈞、右宣教郎、前温州平陽縣丞郭子欽、幹辦、左朝散郎、主營台州崇道觀李孝恭、提舉錢糧、右丞直郎、前江西提刑司幹辦事穆平、左丞直郎、新泉州永春縣丞王晞韓、右文林郎、前監潭州南嶽廟曹雲、右迪功郎、新潭州善化縣主簿宋有右、從事郎葉

光准備差遣右文林郎、前建州建陽縣尉李若川、點檢醫藥飯食、凡一十五員、左宣教郎、試祕書少監、充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序。

西征道里記

宋 鄭剛中撰

行府舟具。欲發前一日。宰執出餞于接待院。二十二日。道銅口。臨平鎮。長安關。宿崇德縣。二十三日。石門。皂林。永樂。由秀州城外。宿杉青關。二十四日。兩界首。宿平望。二十五日。大風阻吳江不進。二十六日。吳江縣。登垂虹亭。宿平江府。二十七日。許市。望亭。宿無錫縣。二十八日。潘葑。樂社。橫林。宿常州。二十九日。犇牛。呂城關。宿丹陽縣。三十日。新豐。丹徒鎮。宿鎮江府。五月一日。行府官望拜于府庭。二日。會茶丹陽樓。登連滄觀。觀人馬輜重渡。三日。濟渡。至瓜州鎮。楊子橋。宿揚州城外。四日。邵伯關。車樂。宿高郵軍。會茶韓世忠園。五日。樊良丁。至梵水。宿寶應縣。六日。黃蒲鎮。河橋。宿楚州。七日。磨盤。宿淮陰縣。八日。高秋堡。洪澤關。宿濱頭。九日。龜山鎮。宿泗州。僧伽有像而未塔。劉麟嘗因賊翁誕日。祝辭而鐘輒無聲。叩之墜地。麟縱火焚寺去。住持云。十日。治陸。十一日。機宜姚焯等三員。管押激賞庫行。十二日。唐家店。湖口。宿臨淮縣。十三日。中路宿青陽驛。十四日。馬翁店。通海鎮。宿虹縣。城因隋渠爲壕。瀦水深闊。城具樓櫓。虹西諸邑。往往皆城。虹獨堅密。豫賊蓋自此爲邊也。隋自虹以上爲陸。木已叢生。縣以東水接淮口。淮地卑。而縣西北隅有湖。

曰萬安。東西百里。北南半之。豫賊引湖擁城。而東南出其流於隋。又淮潮可登三十里。與湖水接。通小舟。若置閘於泗。以時入潮。又略治隘塞。則數十斛之舟。可致宿無疑。或謂引五丈河水入蔡河。上皇奉玉清之所也。由殿後小竹徑。登景命殿。出前廊福寧殿。福寧是謂至尊寢所。簡古不華。殿上有白石。闊一席之地。聞祖宗以來。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東廡下曰洗面閣。曰司旆閣。餘不能記。由殿後稍北。至坤寧殿。殿屏止畫墨竹蘆雁之類。然無全本矣。

他殿畫此類

自福寧至孝思殿。前一殿。卽欽先。欽先奉諸

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皆在。由欽先出肅雍門。至玉眷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後見陝西諸將。自言數對劉豫於此堂。堂左竹徑之上。曰迎曦軒。石爲圍爐。對迎曦。曰月榭。榭有御書銘曰。嶷然屏石。秀色拔塵。仰止雲竇。乃與月鄰。安符厚德。靜樂深仁。俯鑒沼沚。永固玉春之下。鏤石爲曲水。又至修內司。謂是寶繪堂。兩旁軒閣。不能悉記。復由延春閣下稍東。今太母之故居。不敢詳也。過小門。入錦莊。無雅飾。用羅木作假檀香。堂後有池。左曰挹翠軒。右曰觀瀾軒。上曰棲鸞閣。寢室之旁。曰紫雲閣。中有小圍爐。可坐三人。爐四柱。承以雕蓮。入睿思門。登殿。殿左曰玉巒。右曰清微。後曰宣和。庭下皆修竹。殿後左曰迎真軒。右曰玉虛軒。迎真之上。曰妙有閣。玉虛之上。曰宣道閣。又一殿。忘其名。自此列石爲山。分左右斜廊。爲複道平臺。臺上過玉華殿。由玉華下。入抵後石屏。亦御書。左序有軒。曰稽古。宣和東廡下五庫。以聖德超千古爲號。

皆塗金抹綠小牌。庫上曰翰林司。曰寶閣。西廡下曰尙書內省。餘不能記。復由宣和西趨曲水。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字文法帖之類。登瑤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殿相對。不能徧至。自瑤津趨出。過拱辰門。上馬出。後以閱視所置忠銳。將留二日。京師舊城外。不復有屋。自保康門外。西至太學。道無數家。太學止廊廡。敗屋中。存敦化堂。堂榜猶在。兵卒雜處其上。而牧斃於堂下。國子監令以養太學生。具窗壁。略如學校。都亭驛東偏廳。事棟牌。尙是僞齊年號。糊窗用舉人試卷。見當是試題及舉人文字。專用本朝廟諱。瓊林苑。虜人嘗以爲營。至今圍以小小城。今明池斷棟頽壁。望之蕭然。四日八角鎮。醋滯。宿中牟。五日白沙鎮。圃田。宿鄭州。六日候家莊。須水鎮。宿滎陽縣。滎陽。濟水復出之地也。濟入江。不與江合。橫江而出於滎陽。復入地。至陶邱而出。故禹貢記濟水。謂入於河。盜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往年京師之水。人不知所從。但言鄭州積水不決。蓋濟水也。周德修侍郎云。七日洪溝店。道旁隸三大字。曰漢洪溝。今雖草莽間。似有長坎。然必非楚與漢畫者。又孟店。汜水縣。鸞坡子。洛口鎮。宿鞏縣。汜水。卽行慶關也。過關。乃下視大河。與虜營相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牆數圍。問之。卽所謂洛口倉者。八日十八里。朝拜昭厚陵。又七里。過黑石頭渡。十里鳳凰臺。又拜五里會聖宮。宿偃師縣。仁廟永昭陵。最與英廟永厚陵近。昭陵因平岡種柏成道。道旁不垣。而周以枳橘。陵四面闕角。樓觀雖存。顛毀亦半。隨闕角爲神門。南向門內列石羊馬。駝象之類。神臺二層。皆植柏。層高二丈許。最下約闊十五丈。作五水道。臺前與內門裏。及大門外。皆二大

石人對立。欽慈曹太皇陵。望之可見。又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問。餘陵規模皆如此。厚陵下宮爲火焚。林木枯立。諸陵洛河在前。少室在左。嵩高在右。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蕩然。聞皆爲寶珩所毀。守陵兵卒云。九日石橋店。白馬寺。宿西京。京號三川者。卽黃河洛河伊水也。伊闕又名闕塞山。又謂龍門。大內對伊闕。望王屋不百里。宮牆之內。草深不見遺基。舊分水南水北。居水南者什七八。今止水北有三千戶。水南墟矣。

回程日知州覆襄謂予城外近添五百餘家。

白馬寺。漢明帝所建。今惟瓦礫。府治後圃有堂。曰畫錦。霍襄

所爲。襄本西洛人。今爲鄉郡。故云。十一日。榆林鋪。磁澗。宿新安縣。未至新安十里許。道旁山石一柱裂。勢欲傾危。過者畏仰視。父老與縣令皆言。章聖封永定將軍。半山有廟。月嘗賜錢三十千。然無文識可攷。十二日。缺門鎮。千秋店。宿沔池縣。行十里。過會盟臺。沔池新安之間。溪山人家。如東浙。用溪石壘牆。十三日。東西土壕。乾壕。宿石壕鎮。杜甫作石壕新安吏二詩。卽其地。是日。陝府安撫吳琦甲馬來迎。

他郡守迎送不錄者。行府專爲

陝西十四日。魏店。橫渠。宿陝府。十五日。望拜召公甘棠木。舊在府署西南隅。今亡矣。郡有召公原。原盡處

出也。置府縣七。而夏縣平陸。汧城。今皆隅河。夏距城九十八里。卽溫公涑水也。虜瀕河築二小城。時一二騎揭小旗偵邏。或放牧堤上。馬鬣渠在城之東南。虜人破陝所自入。初陝之圍也。郡將李彥仙固守。彥仙遇士

卒有恩。方城中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自飲其汁。雪寒單露。將校反加以衣。彥仙復持以予寒者。城破巷戰而死。覆其家。郡之婦人女子。猶升屋以瓦擲賊。哭李觀察不輟。故陝無噍類。父老謂虜久不得城。無食欲去。適有人告以馬鬣渠可入。城遂陷。虜始敢西。而全陝沒矣。十六日。新店。曲屋。宿靈寶縣。縣南五里。卽函谷。十七日。黑曲。稠桑。靜遠鎮。宿胡城縣。十八日。乾伯鋪。盤豆。攢節店。宿閻鄉縣。閻鄉。胡城二縣。元屬虢州。太平興國三年。隸陝府。自府界至虢。三十里。是日。虢守竇珩。父老迎於胡城之東。胡城南桃林塞。卽武王放牛之地。閻鄉縣治對荆山。一山自秦川起。至閻鄉。荆山之西。皆爲秦嶺。退之赴潮陽。度此嶺也。中條在大河北。與潼關相對。又東。則首山也。伯夷居水北山南。故謂首山爲首陽。十九日。關東店。潼關。關西店。西嶽廟。行府官謁於祠下。至華陰縣。出南門。朝謁雲臺觀。然後還宿潼關。或謂是古桃林塞。河山之壯。俯視他關。獨城內蕪廢。華州差使臣番休守關。關門北向。入踰半里。大河洶湧。乃涇渭洛三水會處。虢三河口。洛水有二。一水自藍田。由商入西京。所謂伊洛者。一水自西夏。由韋鹽之閒。出保安同州。至陝華。與涇渭合。所謂三水之洛。潼關三。獨河口下無屏障。道上人馬。河北皆見之。若稍加營治。戍兵其間。未易踰也。關以西漸與河遠。是日。知華州武功大夫龐迪。甲士迎於關西店。嶽祠草創。門右明皇大碑。火後剝裂。有碑數百字。不復連文。約六丈高。蓋壘石成之。庭下四石闕。裴度出淮西。題名刻其西偏。副使馬摠。行軍司馬韓愈。判官馮宿。李宗閔之徒。不能悉記。雲臺觀屋存無幾。獨聖祖并章聖皇帝御容所在。曰會真殿。無

恙。壁間御像如新。老道士云：以南極壽星榜其上，給虜，故得不毀。觀後希夷祠堂，堂前石刻太宗皇帝御書并詩。詩有蒼生往世弊凋殘，今我如同赤子看。大闡無爲三教盛，承平方說四方寬之句。又一章：有食霞成鶴骨，餌藥駐童顏。靜想神仙事，忙中道路閑。

注：萬謂朕中亦得悟務忙道之閑也。

又一章：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

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總把三峯乞與君。章聖皇帝賜道人鄭隱一章：有酣醉皮裘思晦迹，行高終自有。人知。又一章：賜鄭隱歸山，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徧遊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峯翫治平。仁宗皇帝賜武元亨一章：只向身邊有大還，胎神月殿在秋天。三靈密像誰分別，尸質清虛本自然。詩石皆無毀闕。老道士又指一古槐，謂是無憂木。希夷嘗藏書槐腹中，觀依華山而立。蓮華峯，仙人掌，石月，玉女盆，二十八宿，明星館，石鼓山，皆在最高處。獨蓮華峯，仙人掌，可望而見。蓮峯下有瀑布水簾，仙人掌間，隱然有跡。如人對面，出右手，上擎偃月，玉女盆，卽杜甫所謂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是也。雲臺西，卽劉禹錫所見道士種桃若霞之處。所謂玄都觀者，今亡矣。華山書疏謂華山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蓋謂東北爲冀，東南爲豫，西南爲梁雍。又土人言：有康通判者，嘗與東坡爲僚，踰百歲，從弟子四五人往來諸峯間，無定處。然土人不能具道其名。又有道士能言張確之子密，爲豫賊守華，嘗題詩曰：羣山起伏朝靈嶽，恰似千官奉至尊。吳蜀未平宜假手，願將餘力致乾坤。二十一日，敷水鎮，柳子店，將相鄉，按石刻，乃

郭汾陽之里。宿華州。州治對少華對太華者。華陰也。二十一日。赤水鎮。東西陽村。宿渭南縣。二十二日。零口鎮。新豐市。道北一里。有馬周廟。宿臨潼縣。華清宮之西館。宮後卽驪山。新豐古城。故驪戎國。故山以驪名山。山間宮殿基址皆在。連理木在長生殿之上。蓮花湯發自山足。爲石渠。引泉入室。雕白石爲蓮。開十竅。以湧泉。號白蓮池。卽妃子浴所。次太子泉。次百官泉。雖蒙故號。僕隸今游之。獨白蓮尙浴士大夫。西館。卽當時遊幸梨園憩寓之地。明皇自臨潼爲複道。往來長安。按石刻。可盡見。今止有玉石像一軀。立荒廟中。二十三日。灞水漲。不進。是日。知永興軍。節制諸路軍馬張中孚。渡輕舟來迎。二十四日。灞橋鎮。滻水。長樂坡。宿永興軍。軍以漕居爲府治。後有涼榭。別爲一區。堂下張芸叟輩數人題名刻石。東門外興慶池。乃明皇藩邸。灞橋。漢周勃以下迎文帝之地。常樂坡。唐人餞眞卿使希烈之塘。鄠縣。夏之扈國。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卽奉天。奉天元隸乾州。熙寧五年。廢乾。故隸府。二十五日至七月七日。行府並治事。永興軍。八日。楮林店。沙坡。偏店。宿咸陽縣。縣在渭水之東北。未渡渭二里許。有故墟。謂是舊咸陽。自楮林道旁土塹。西入十里。卽未央宮基。又蒼頡制書臺。樗里子墓。皆渭河南。不及至也。是日。環慶帥趙彬甲士迎于咸陽橋。九日。魏店。馬跑泉。高店。宿興平縣。馬跑泉。高店之間。塚土數尺。高拱雜木二三本。曰楊妃塚。十日。東陽臺。馬嵬坡。東扶風。宿武功縣。馬嵬旁。短牆周圍。路人指謂妃子死所。縣之報本寺。唐太宗所生之第。殿後一堂。中有神堯像。而繪諸帝于壁。報本之東。又有大佛閣。寺僧亦謂是李氏故居。實太宗之所生。未能詳也。自

滎陽以西皆土山人多穴處謂土理直無摧壓之患然見路旁高山多摧折存者尙如半掌則土穴疑有壓者居人當自能擇爾惟武功大佛旁一洞數里遠報本寺僧云洞置自巢賊時今人又增穿之中間避亂千餘家入其中虜知而不能取陝西往往爲洞皆所不及穿洞之法初若掘井深三丈卽旁穿之自此高低橫斜無定勢低處深或四五十丈高處去平地不遠烟水所不能及凡洞中土皆自初穿井中出之士盡洞成復築塞其井卻別爲入竅去竅丈許爲仰門陳勁弩攻者遇箭卽斃如是者數重時於半里一里餘斜氣穿道謂之哨眼哨眼或因牆角與夫懸崖積水之旁人不能知其下繫牛馬置磴磨積粟鑿井無不可者土久彌堅如石室但五年前一洞壓死者千餘人僧云此亦天數然今陝西遺民半是土洞中生今人居者頗懲覆壓之禍於洞下多立柱布仰板矣武功今屬醴州是日知州武功大夫趙立來迎十一日杏林店邏店宿扶風縣十二日東新店龍尾坡青陽店宿岐山縣后稷封有郃岐山卽其地或謂別有郃城今蘆鄉是也又云郃之蘆亭或謂是武功皆未能詳郃縣在府東南百里有塢卽董卓所築是日涇原帥張中彥知鳳翔府賀景仁來迎十三日任官村橫水店至鳳翔府古扶風郡壤地饒沃四川如掌長安猶所不逮岐山之陽蓋周原也平川盡處修竹流水彌望無窮農家種床尤盛生民之詩曰維糜維芑者蓋謂床也俗今書糜爲床秦州有床穰堡床米類稷可麩可餅可爲碁子西人飽食麩非床猶飢將家云出戰糗糧乾不可食嚼床半掬則津液便生餘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馬上遇水取袋漬潤

之尤美。邊郡刈床。則自外而內。刈麥。則自內而外。蓋床以寒熟。麥以暖熟。故也。府置廳事。李希烈所建。無甚雄大。而四面出簾。制度如殿。後圃薛荔堂。東偏中和燕申二堂。亦舊屋。餘皆近剏。東北隅有凌虛臺。東坡嘗記之。臺高纔二丈。不見凌虛之勢。然水竹幽勝。可喜。燕申堂後。龜趺大刻。蓋茂正德政碑。後人磨去。刻維摩頰。游師雄後刻九成宮圖於其陰。九成宮。隋仁壽中所建。去州百里許。按圖大略。與驪山相似。以有圖且不親到。故不詳載。師雄記謂文帝遣楊素營之。土木之役困一時。死傷甚衆。宮旁夜鬼哭。文帝聞而怒。獨孤后爲言於帝。乃解。後遂與后每歲避暑。多遊樂不歸。東有華清。西有九成。訪遺跡。則見隋唐之不競也。寶雞縣府西南六十五里。本秦武公所都。所謂陳倉者。自是入大散關。河池。河池在漢爲故道。爲西蜀之

吭。虜之犯蜀也。吳玠旣敗走之。道迷不能出。糧且盡。垂軍待斃。趙立爲畫歸路。乃得脫。其後立又爲先驅。道之虜再入。而玠少卻。十四日至八月十九日。行府皆治事。鳳翔。新郾。延路。經略使郭浩。熙河路。經略使楊政。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四川都轉運使陳遠。猷以下。各稟議分職而退。二十日。行府遵舊路歸。次舍道理如故。獨至泗州。由平源。天長。大儀。出鎮江府。然後舟行。陝西兵歸者。禁軍合計三萬四千有奇。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逐。將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舊法猶在也。涇原禁軍僅八千。比諸路爲勁。而涇原勁兵盡在山外。陝西弓箭手舊一十六萬。今存七萬。復以土田不均。古破無法。雖七萬人。未必可用。夏國主

興州謂之衙頭。衙頭至麟府路近處可九百里。秦鳳六百里。環慶三百里。會州界二百五十里。諸路今與西界接壤。惟鄜延最闊。熙河會川城至涇原甘泉堡止百里。以北皆西界也。夏國左廂監軍司接麟府沿邊地。分管戶二萬餘。石州監軍司接慶州保安軍延安府地。分管戶四萬餘。靈州監軍司接涇原環慶地。分沿邊管戶一萬餘。茲其大略也。某自吳踰淮道京入洛。至關陝。其所經歷得於聞見者。靡不具載。竊觀今日天下之勢。東南爲天子駐驛之區。朝廷臺省監司守令耳目親近之地。故治具比他道爲修。陝西諸郡雖號新復。然自渠魁元惡。用意變易三綱五常之外。自餘軍民無不內懷天日。相與持循檢約。未敢有無國家毀法度之心。故其風俗綱紀。視東南猶整整也。獨京西京畿與夫接淮甸之地。一時陷沒於劉豫兇威虐焰之中。郡邑無民。官府無法。田野未耕。荒穢猶在。如久病困瘁之人。頭目手足皆有生意。而中焦痞澗。蓋未易全復也。朝廷誠能精選長吏。審擇牧守。仍於三京量戍士夫。使之撫視凋瘵。修治關塞。於年歲間。生養氣血。與東西上下。脈絡流通。則天下平矣。



志縣功武生先山對康正校

注校烈星孫

校正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

本館據得月籀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校正武功縣志瑪序

夫邑之有志。猶歷代有史也。邑志之有。前明康殿撰對山武功志。猶歷代諸史之有。司馬氏史也。對山蓋以史法爲志法者。讀邊史。則知斯志之善矣。然此特論其文。而經濟之學。實載於中。未嘗以文掩。予自弱冠時。卽聞秦多名志。而對山武功志人。皆推爲第一書。丁丑秋。奉命來邑。取其志讀之。僅七篇。初疑爲簡。竟讀始知其不可增。地理自有邵氏肇封。迄於勝國。數千載沿革。與夫川原古蹟。不俟煩言。歷歷可考。顧以風俗終。殆謂移易者。責在邑長爾。志建置次第井然。官署外。獨於學校興復加詳。長斯邑者。得不視爲急務歟。事神爲治民之典。故祠以祀之。有修葺必書。示主祀者知所敬也。若夫地關民聚。賦役有經。而官忘撫字。吏肆貪求。豪強任所。低昂物產。因而虧竭。民力奚支。言之恫然惻然。使人一披覽。傷懷者。田賦志也。思深哉。是篇親民之官。尤宜三復。官師志善惡並列。足爲勸懲。令讀者慕且懼焉。斯非常官之炯鑑耶。人物選舉二篇。可互觀。至其賢才輩出。科第聯翩。必歸諸政教。則言外之意。可思矣。要之七篇義法。原於龍門。而經濟名言。胥關治理。於乎。此志之所以善哉。予庸學無能。叨荷聖恩。簡用承乏名區。五載於茲。自慚碌碌。報稱何由。每讀斯志。法戒分明。知爲切要之編。可惜以策其未逮。所憾魚魯混淆。更或點竄動移。

失其本色耳。在籍太史孫酉峯先生。覓舊刻細爲校讐。正其謬。闕其疑。加之評註。有年矣。而志之善乃益章焉。予求觀之。遂付梓。以公諸同好者。當不徒取其文。而遺其所載。視爲飾輪轅之虛車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重陽前一日。知武功縣事長白瑯星阿書。

校正武功縣志孫序

自對山康先生著武功志七篇。世之讀者。莫不稱善。予讀斯志數十年。好之甚篤。竊謂先生實史才。以史才而見於邑志。宜其志之法扶世教。正人心。埒於良史。而傳之獨可久焉。豈以文哉。然豈不以文哉。或謂先生史官也。故以史體爲志體。是第見其官師篇美惡並書。別於他志。而於七篇無筆非史法者。殆未之悉耳。夫志之與史。偶殊者體也。而無不同者法也。有其才。則有其法。體之同否。可盡拘歟。先生作志時。解史局已十載。試觀七篇中地理建置祠祀田賦選舉五者。視史體復何殊。惟官師人物。義不當假史官褒貶之權。而官師人物之列於前史。如酷吏趙禹。毛若虛。其行又誰能隱之。卽明代官師。亦自有不能爲之隱者。則先生之於美惡並書。非僭也。然非後人所易效。至於明代科貢人物。有褒無貶。與史體略殊者。在茲。故曰志者史之餘也。涇野呂氏云。康德涵漢馬遷之材。學之博。猶未逮。此爲深知先生語。學者不知遷史之法。烏知斯志之卽史。知遷史之法。而徒事摹擬者。亦烏知斯志之爲史法史才。而不襲遷史之貌耶。於乎善哉。已仕者讀之。可以識政。未仕者讀之。可以勉學。而沾丐所及。則更有資於攻文者。可由此而問龍門之津也。斯誠邑乘之極則已。原刻無藏者。翻本多豕亥相淆。而予尤病其失作者本色。嘗從事校

響。欲復先生之舊。近得張子萊峯所藏善本。與他刻相參。爰正其訛謬。闕其所疑。而又以素所管窺者。妄加評點。而略註之。自知譾劣不足測斯志之妙遠。亦聊記予數十年讀之之功。俟後之讀斯志者。因予說而細論焉。原序二跋一。新增趙子函序一。諸家評語附序後。命次子懋錄而存諸篋。時己卯歲夏五月也。今年秋七月。明府敬齋瑪公刻先生集方竣。卽欲續刻斯志。予重明府留意於斯。而非若予之徒好其文也。遂樂與再爲訂之。而請正於世之同好者。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九月丙申。邑後學孫景烈書。

武功縣志呂序

予嘗兩至武功。涉漆鈞津。陟雍邱。遊鳳麓。渡渭而尋太白終南之奇。北顧九嶷諸山。則見碧流襟帶。翠巘揖讓。珍木蔚蒼。灝光組繡。風氣翕乎四來。龍虎儼而交應。未嘗不臨景命筆。而羨斯地之勝也。及予訪后稷之墟。覽唐太宗之舊。問蘇子卿之允。參張橫渠之象。誦康尙書之勳。然後知斯地之效。而對客談山。言未或忘之。夫美稼不發。境塉。修松不挺。培塿斯已然矣。若乃楨高而築堵不繼。表正而式影弗端。則求諸嗣有政教者焉。夫后稷政之祖。橫渠教之宗。官無后稷之心者。皆忍夫。師無橫渠之志者。皆貨客。如仁義之有託。卽政教之咸興。繫茲人物。有不恒茂者乎。雖然。政不必皆官。識法者卽可立。教不必皆師。見道者卽可端。故陳烈當作王烈。陳烈見宋史。隱逸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之政。亦行太原。綿駒之歌。能教齊右。武功之志。凡以憂夫此也。志七篇。地理約而不漏。建置則而有據。祠祀下應有田賦二字。先今而後古。官師直書而勸戒自形。人物之志。浩乎其無窮也。君子於是乎思古。於是乎徵今。於是乎開來。其志已勤矣。選舉崇義而黜利。蓋志之良者也。學者觀其志目。亦思過半矣。是志也。撰之者吾友康子德涵。刻之者邑侯西蜀馮玉仲。則斯政教也。爲有歸矣。正德己卯冬十一月甲寅。涇野呂柟書。

武功縣志何序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記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粲然明備矣。至其覈事顯義。用昭勸懲。有可述焉。夫先王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敘九邱。詩陳列國。採風者具其美惡。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化。追俗爲制。以施于久遠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弗一致。迨于風尚澆淺。而德實靡波。大復集作貞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增。而生利蹙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

覽康子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口戶

大復集作戶口

則由寡而衆。賦役則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產

則由富而貧。地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漓。吏治則由良而姦。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委。亡弗降本流末。廢大復集作廢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正

德十四年己卯冬十二月五日。大復山人汝南何景明撰并書。

武功縣志趙序

昔在漢蕭相國入秦。先收圖籍。說者謂圖籍卽今中秘書。而余謂不然。三代詩書。已盡付祖龍之炎。安所得中秘書而收之。秦所有圖籍。不過山川道塗之廣狹。郡國人民之增減。紀綱風俗之上下。然則今志之類耳。蕭相國汲汲于此。以輔成四百年之治。魏晉而後。皆不能及。則相國之識周也。相國所收之圖籍。竊以爲與今之志又異。古之志。非狐之直。邱明之核。不以操觚。故其文多可存者。而今之志博雅不足。其弊俚。褒貶無當。其弊妄。甚者狂心謾舌。聚訟紛紜。倘令在漢。不足以當蕭相國之一盼。而又何收焉。明興百有餘年。人文蔚起。當宏正時。有康先生德涵爲首倡。顧獨偃蹇削籍以死。而以其華袞斧鉞之權。寄之武功之志。然則康先生之志。卽古之良史。不是過也。康先生亡。而康先生之志愈益著。評者至謂爲今郡邑志之最。而板本雖存。不無追蠹之恨。又其後百有餘年。而許侯實來。遡漆水。循雍原。弔康先生之里。而首求康先生之志。慨然表章之。然則許侯之刻康先生之志。卽古之良相。又不是過也。夫今天下有一統志。諸省有通志。諸郡邑亦各有志。作述代興。莫不家董狐。而人左氏。而歷世未久。銷亡幾盡。顧安得爲志者。皆如康先生。今天下之綰綬而稱長吏。送往事。屛縑塵絡繹。其遷者侈稱潁川。其謫者咨嗟卽墨。而核其

圖籍百不舉。一顧安得爲郡邑者。皆如許侯。以是采之太史。上之相國。于以觀其山川道塗之廣狹。稽其郡國人民之增減。攷其紀綱風俗之上下。以襄成聖天子之治。比隆炎漢。而後知康先生生與許侯兩人相遇不虛耳。余不敏。竊慕康先生久矣。而又與康先生之孫禹民萬民友善。因得論著其意。以示後之讀康先生之志者。整屋趙嘯撰。

諸家評語

胡可泉序甘肅志曰。今之州郡。古國也。今之志。古史也。而可他擬乎。況編年乎。而何以訓乎。觀康太史志功武。董太史志沔陽。猶存史體。可放也。

邑令相蓮石邦教曰。七篇文簡而明。事覈而要。且其義昭勸鑒。尤嚴而公。鄉國之史。莫良於此志矣。王阮亭蠶尾集。新城縣新誌序云。以予所聞見。前明郡邑之誌。不啻充棟。而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誌武功。其他若王漢陂誌鄠。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秦。趙浚谷誌平涼。孫立亭誌富平。汪來誌北地。劉九經誌郿。張光孝誌華。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嘗謂前明郡縣之志。無愈秦者。以其猶有黃圖決錄之遺焉。

阮亭又曰。近世志書。能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志。次則王漢陂之鄠志。呂涇野之高陵志。韓五泉之朝邑志。喬三石之耀志。胡可泉之秦志。趙浚谷之平涼志。孫立亭之富平志。張光孝之華志。皆秦人。皆比美於對山者。

阮亭跋朝邑誌云。韓五泉朝邑誌。與康對山武功誌並稱。先輩稱爲巨麗。

阮亭池北偶談云。康德涵武功官師志學。柳子厚先友記。柳作獨孤。申叔嘉礪。未載其友十三人姓氏。與先友記同一奇格。

宋牧仲題對山武功志卷尾詩。有簡潔居然並馬班之句。桂林陳榕門云。對山武功志。文簡事核。凡所紀載。悉關國計民生。人心風俗。確乎可傳。可爲志乘之極則。

校正武功縣志目錄

卷之一

地理第一

建置第二

祠祀第三

卷之二

田賦第四

官師第五

卷之三

人物第六

選舉第七

夫志者、記也。記其地理風俗人物之事也。武功志、余先君子長公蓋嘗述之。然縣官掌故弗嚴、人匿之矣。

余於是卒成先人之志。略序撰之。凡山川城郭。與風俗推移。皆地理所具。作地理第一。官署學校。及諸有司所興行。皆建置之事。作建置第二。治民人者。先其神。故祠祀興焉。作祠祀第三。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田賦之政。國所重焉。作田賦第四。疆域人民。非官不守。禮樂教化。非官不行。作官師第五。文獻之事。邦邑所先。以稽古昔。以啓後賢。作人物第六。科貢制行。士繇以興。作選舉第七。凡七篇。濟西山人識。

校正武功縣志卷之一

明 許西康 海對山 撰
清 有燾孫星烈孟揚校註

地理志第一

夫武功古有燾氏

說文炎帝後姜姓所封 燾音台

之國也。有燾氏有女曰姜原。為帝嚳元妃。生弃。教民稼穡有功。堯封于

燾。號曰后稷。后稷卒。子不窋

括地志不窋故城在慶州宏化縣南三里窋諱入聲

嗣。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乃奔于戎狄之閒。

周興。為岐豐之城。平王東遷。賜豐鎬于秦。燾遂為秦邑。至始皇列天下為郡縣。

部武功俱屬內史

以燾為榮。

後漢地理志部

亭。註曰。秦是榮縣。後省。

漢改武功縣。

元和志武功秦孝公時置柳子厚云秦作四十一縣部美陽武功各異

隸右扶風。

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有漆燾武功三縣

去古燾城二十里。王莽曰

新光。

按後漢郡國志永平八年復武功縣

東漢復徙古燾城。

寰宇記東漢省燾縣自渭南移武功於古燾城

魏置為武功郡。

按魏武功縣屬扶風郡後魏扶風郡領縣五併武功屬焉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

功郡。寰宇記。後魏移美陽於故郿城中。無考。周書。武帝天和元年。築武功。郿諸城置軍人。領美陽縣。晉改屬始平郡。後魏復為武功郡。周改雍州。武帝建德三年。復置武功郡。

按。隋書。周置武功郡。建德三年。郿廢。治郿城。已而復為縣。寰宇記。周省武功郡。別立武功縣於中亭川。隋改隸京兆郡。唐武德三年。改置

稷州。以武功好時。整厓。郿。鳳泉隸之。尋又析始平置扶風縣。四年。以岐州。圍川。見唐地理志。翻本作國川。誤。隸之。七年。又

以隸岐州。唐書云。以郿隸岐川。貞觀元年。隸雍州。天授二年。又置稷州。唐書。天授二年。置稷州。大足元年。州廢。領武功。文明元年。文明在天授前。析以

奉乾陵。乾甯二年。以奉天置乾州。領好時。武功。整厓。醴泉。而屬京兆府。後唐同光中。隸鳳翔。長興元年。復立京兆。而以武功隸焉。後晉置武功郡。後周復改為縣。宋隸永興軍路。京兆府。政和八年。同醴泉移隸醴

州。金改武亭縣。金志。以顯宗諱。更武功為武亭。元復為武功。隸乾州。明興因之。而通屬西安府。廣四十五里。袤五十里。東與

平。東南鄂。南盤厓。西南郿。西扶風。西北麟遊。北乾州。東北醴泉。城圍三里二百二十步半。附雍原之麓。元

末。張良弼。張良弼即張思道。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所據。李思齊增築以據守者。循原又列十有二城。洪武九年。長興侯。耿炳文。弟都

督忠奉詔屯戍于此。以控制關內。復增築之。諸城皆至今存。舊志云。雍州之域。井鬼之次。有平原控其東。鳳岡翼其西。長川帶其北。終南太白揖其南。蓋古形勝之區。強武之國也。治凡十五里。里名見建置志社學下。○敘數千年沿革。簡淨。

詳明筆筆有
法極爲疎古

舊志有山原七川六。太乙山屬盤屋。太白武功兩山與褒谷水屬郿。五丈原屬岐。三時原屬扶風。故俱不復載。載其今有者。

東原在縣東。其南與雍原相直。或曰通西原。皆謂雍原云。雍原卽縣西原。城所附者。古周原也。鳳岡者。原北行岡也。

武亭川。縣川也。其南十二里古川口。蓋漆水川也。通鑑武亭川註川在漆渭交合處。

漆水。縣東門外水。今認爲武水者也。自豳岐之閒來縣。北受洛水。南受漳水。入渭。鄭漁仲序地理。略謂天下如指諸掌。而信漆由富平入渭之說。蓋括地志未審豳岐涇渭脈絡所在。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富平。始入渭也。漁仲誤且如此。況其餘乎。詩曰。自土沮漆。漢書曰。釁在漆縣。今興慶郿封里有漆村是也。詩小雅吉日漆沮之從。此漆在涇之東。卽禹貢之漆也。與古公自土沮漆之漆在豳地者別。漁仲謂由富平入渭。蓋指禹貢之漆耳。括地志漆水源出普潤東南岐漆山漆溪。按縣漆水源出舊普潤縣西青山下。經麟遊。合岐杜諸水。下好時。至黃家堡入縣界。漁仲名樵。莆田人。宋迪功郎。學者稱夾漈先生。著通志。前漢地理志。漆注水在縣西。

浴水、乾州西夾道水也。亦從斷西梁山來。意此或即沮水。關西人讀浴若于。于沮固易訛爾。漁仲亦以東

自富平入渭。殊誤。

按乾州西夾道水名漢谷。晉莫欲訛云沐浴。漢谷水出永壽麻亭嶺。經乾州西南三十里。行夾谷中。至董晁村入縣界。○說雖未確。筆意自佳。讀者學其文可也。

漳水即園川水。自扶風東門外受鳳泉水。至縣南。從漆水入渭。

章水源出岐山章谷。

建子溝在縣南十七里。近慶善宮。

唐太宗懸弧地。

美陽故城在縣西原八里。後漸徙鳳泉東。則今扶風境內也。

古釐城在縣南八里漆村東。古有釐氏之國也。今縣西南三十里亦有釐城者。前漢徙置之爾。

史記正義曰。故雍縣南七

里故釐城。一名武功縣。又曰。故

釐城在雍武功西南二十二里。

高泉宮在古美陽城。秦宣太后宮也。

宣太后。秦昭王母。

慶善宮在川口東南。今沒于渭。唐高祖故宅。武德六年。改名慶善宮。太宗所生宅也。

按唐書高祖武德四年。幸稷州。如武功慶善宮。貞

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苑。帝歡甚。賦詩曰。壽邱唯舊跡。豐邑乃前基。粵子承累聖。懸弧亦

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景

一作日

逐衛文螭。

一作槐

端辰朝四岳。無爲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涓。

一作元

黃遍原隰。儲峙

一作禾穎

積京坻。共

樂還譙燕。歡此大風詩。起居郎呂才。

清平人

被之管絃。爲功成慶善樂。名九功之舞。十一年冬。獵于武功。賦

冬狩詩曰。烈烈寒風起。慘慘飛雲浮。霜濃凝廣隰。冰厚結清流。金鞍移上苑。玉勒騁平疇。旌旗四望合。置

網一面求。楚路

一作格

爭麇

一作兕

殪秦亡

一作巴

角鹿愁。獸忙投密樹。鳴鶩

當作鴻鶩

起沙洲。騎斂原塵靜。戈廻嶺日

收。心悲洛汭逸。意在渭濱遊。禽荒非所樂。撫轡更招憂。因再幸慶善宮。上更賦詩曰。代馬依朔吹。驚禽愁

昔叢。況茲承睿德。懷舊感深衷。積善忻餘慶。暢武悅成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跡。丹陵幸

舊宮。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峻。廻輿訪牧童。瑞氣縈丹闕。祥烟散碧空。孤嶼含霜白。遙山帶

日紅。於焉歡擊筑。聊以詠南風。帝又有過武功舊宅詩二篇。許敬宗上官儀應制奉和焉。今悉著于篇。可

以觀見當時之盛云。帝詩其一。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園荒一徑斷。臺古半階斜。前池消舊水。昔樹發

金花。一朝辭此地。四海遂成家。其二。金輿巡白水。玉輦駐新豐。紐落藤披架。花殘菊破叢。庭鋪荒草蔓。流

勞歌大風敬宗詩。飛雲臨紫極。出震表青光。自爾家寰海。今茲反帝鄉。情深感代國。樂甚宴譙方。白水浮佳氣。黃星聚太常。參鳳鳴層閣。鸞雀賀雕梁。桂山猶總翠。蘅薄尚流芳。攀鱗有遺皓。沐德忝稱觴。儀詩石關清。晚夏旋輿御。早秋神麾颺。珠雨仙吹響。飛流沛水祥。雲泛宛郊瑞。氣浮大風凝。漢筑叢烟入。舜球翠梧臨。鳳邸滋蘭帶。鶴洲偃伯。

疑卽
偃師

歌元化。扈蹕頌王遊。遺簪謬詔獎。珥筆荷恩休。宮後又改爲慈德寺。史

逸其年。今寶村北仍有寺名慈德。蓋沒而遷者也。

慈德寺今在城南立節村。

藜亭在縣西南三十里。漢地理志載亭長事者也。東漢徙縣古藜城。而以爲亭也。今屬扶風縣。

後漢王恽字少林除郡令。

到官。至驚亭。亭長曰。亭有鬼。不可宿也。恽入亭止宿。夜中有女子稱冤。明且召游。微詰問伏辜。見獨行傳。

高望亭在縣東二十五里。唐天后武氏行宮。世說中宗築以望乾陵者。

綠野亭今在縣南郭東外。爲宋儒張子子厚寓所。張子與武功功簿張山甫厚。故武功弟子因從子厚遊。此講學焉。宏治八年冬。戶部尙書沁水李瀚時以御史巡按至。諸生以白御史。御史迺謀于提學副使今

少傅吏部尙書楊公一清。

字應甯。雲南安甯州人。

楊公以知縣學通有良治。能用其民。一以責學通。踰年乃成。改曰綠

野書院擇師授徒。文教彬彬然勃然興焉。書院前爲堂。祠祭子厚。而後建講堂學舍。故禮部尙書吳文定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有碑。碑曰：關中有大儒曰橫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學碑無學字鳴于時。君子以其德尊。與孟子

比。夫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沒。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敘。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

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然至其時。已千歲矣。碑無矣字。上句孟。子下。碑有矣字。所謂以其數則

過矣者。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

河南程子。先生實並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則其人品之高。豈非振古豪

傑之士哉。故當是時。學者爭師宗之人。至于今。過其地。仰其人。肅然起敬。不能自已。武功爲西安屬縣。城

南有綠野亭。先生之遺跡也。蓋先生少時。學尙未醇。及至洛中。見程子論易。自以爲弗及。乃遂西還。以與

學者講究。後既出仕於朝。他日。治獄外郡而還。卽移疾屏居南山下。以事著書。蓋史之所記。大略如此。綠

野之跡。豈其西還與屏居之時乎。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楊君應甯。由近臣出領學政。公勤善教。士子經

指授者。輒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學者也。嘗行縣。顧瞻山水明麗可愛。所謂綠野亭者。歲久既毀。而遺

址猶存。綠野書院非綠野亭故址也。

先賢風旨。宛然如見。始謀卽其地。構屋以祠先生。別爲屋俾士子講習其中。庶幾仰

止景行之意。諸生聞之。相與感激。言于巡按御史李君叔淵。叔淵雅重風教。乃下其事于君。君以縣令宋學通嘗復古廢祠。亦知急先務者。復以

碑有
其字

事委之學通。方經度財用。而邦人士咸樂相助。數月而功畢。

名之曰綠野書院。擇士子充于其中。而以縣學訓導趙文傑爲之師。俾日講性理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三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睢陽類未幾。若西安鳳翔諸生聞風就學者踵至。君時坐堂上。躬督勸之。泯泯乎道學之流行也。君既喜其志之成。閒以書請記。夫養士于學校。取士于科第。此固朝廷今日之法。然學校之所講習者。皆經傳之精微。欲用其人。特以科第取之耳。爲士者昧其意。以聖賢之言。止用以資爲利祿之計。而不知道與法之不相背也。今幸賢憲臣有見於此。續其故翼。

碑作革
其故習

特爲此舉。以作興

之學政之大。無踰於此。其用心可謂至矣。使今之領學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風教其丕變也乎。雖然。聖賢之言。學者於此無弗當講者。而橫渠先生尤吾今日臯比之師也。其書則正蒙西銘具在。因其言求其心。反之於躬。見之於事。而又謹其節文。循其以禮爲教之規。拔于流俗。爲世醇儒。此固賢憲臣所望于士子者也。于是取科第。出爲世用。以行其所學。賢憲臣之意。亦豈爲士子禁哉。書院建于宏治九年六月。工畢。于是年十二月。明年十月癸未記。今去改建才二十三年矣。其廢壞已十四五。況久遠乎。綠野亭故在漢義勇武安王廟後。稍北原。下有古洞。成化末。猶傳有石刻亭記。居民惡其害己也。乃投其石于井中。宋

侯欲去狹隘。且厭與細民爭校。故移之于此。此故葆真庵。宋侯易民田。恢闢爾。何若仍置諸尸下。爲實錄。近理也。縣學訓導趙文傑詩。城南步百路西村。四五常開小洞門。綠野有名亭已沒。荒碑少字石猶存。經霜柏老乾坤影。遶帶河流今古痕。仰止橫渠尋未得。日中立馬到黃昏。正德壬申翰林院修撰高陵呂柟於綠野書院謁橫渠先生祠堂詩。二月入武功。載謁橫渠祠。春桃雜芳澗。好鳥鳴天枝。綠野終南翠。含情實在茲。昂求曾夙夜。人亡道未涯。徹臯下程氏。執禮西仲尼。表時脫支蔓。訂頑那有私。瞻依真氣象。無復夢中疑。茲邦有君子。謂對山也。跡殊路不岐。豪邁存餘烈。高懷有我知。鵬飛要扶搖。鯤化自天池。斯文應不斬。

白日令見之。戶。顏入聲。岸高也。○吳碑敘學校科第不相背。極精切。使今之領學政者一段更切要。可爲關學指南。

韋應物宅應物長安人。漁陽兵亂。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漁陽。後流落失職。始更折節讀書。屏居于武功。然莫知何里。其

經武功舊宅詩云。茲邑昔所遊。嘉會常在目。歷載俄二九。始往今來復。感感居人少。茫茫野田綠。風雨經舊墟。毀垣迷往躅。門臨川流駛。樹有羈雌宿。多累恆悲往。長年覺時速。欲去中復留。徘徊結心曲。姜原墓。舊志云。在上南門外。南去三百六十步。又西四十步。有三坎。墓在坎上。與東原梅家莊直。

隋煬帝墓在縣西原。武德五年八月辛亥。唐高祖葬帝于此。按煬帝本紀。將軍陳稜葬帝於吳公臺下。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唐高祖本紀。武德五年八月辛亥。葬隋煬帝。

唐地理志。武功西原。殤帝所葬。

殤帝無考。煬字相似。易訛。

蘇武墓在縣北

蘇許公墓

公名

在縣西南博村。其神道碑在新寨西道南。

石墨鏤華。碑隸書。剝蝕過半。書法猶有漢隸遺意。金石略云。盧藏用書。而金石錄云。藏用撰書。文苑英華。藏用撰序。張說撰銘。

游師雄墓在縣西北八里。碑為耕者沒之地。華表存焉。

按歷代石刻。師雄墓志。邵鵬書。石墨鏤華。云志張舜民撰。

東漢地理志曰。釐在漆縣。其民有會日中。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為。則有災咎。故志曰。風俗剛勁。不事華侈。務學力農。有古人之風。漢志亦曰。好稼穡。務本業。有先王遺風。然風俗與時推移。繫諸習尚。自予所聞見。今已數變矣。其可以定論哉。成化時。人重使氣。不肯順理。豪桀者。至於把持治吏。鄉人皆相推畏。高之或至武斷於鄉。今即有冤者。不敢正目下吏矣。宏治時。習修善饗。無豐儉之節。日日擊鼓聚會。靡有厭飫。少年得分銀尺布。則弗計蔬饌。置酒彈絃。不避長老。時節遊衍。男女率治容祔服。佔佔自見。或又好爽快為賢。多言習禮。送死奢靡。擬諸王侯。壻奠婦翁。至於傾產。蓋承平之久。法制明白。貪官污吏。毋所肆意。百姓富庶。靡有他慮。要之天下皆然。不獨此也。今或不能供賦役。葺田廬矣。然人事日趨諸簡約。斯亦反古之漸也。

祔與祔同。俗作妖。佔。店。平。聲。佔。佔。輕薄也。○自剛而柔。自奢而儉。隨敘隨斷。波趣橫生。結語精筆。亦有力。

建置志第二

縣署在城西北。北抵城。西抵后稷廟。下原麓。東抵文廟。洪武初。知縣祀重建倉二。俱在署內原麓下。草塢

一。在城隍廟西。

國一百八步

唐有柳子厚縣丞廳壁記。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

內。諸侯爲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府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尙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郃之地。秦作四十一縣。郃、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邱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蕃菽之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之十五年。改邑于南里。今縣南二里許地名南里城。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

號爲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爲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爲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爲之記云。宋有游靖重修縣廳碑。大觀四年夏六月。汝陽劉侯幹以承事郎來宰是邑。侯喜於事功。臨政不苟。

夙夜憂勤。以身任責。整案牒。決訟獄。事無巨細。靡不究心。明年改元政和。治行稍著。士樂教養。農勤田畝。強悍者屏息。良善者安處。老有養。疾有醫。官無調發。民無積逋。闔境歡戴。政益閒暇。一日。侯謂同僚曰。有官守者。常樂因循。而憚改作。事漏弗填。忽傾弗支。期以代去。自爲得計。其或好遊觀。務將迎。起臺榭。陂池之役。倚勢作威。因緣爲姦。至於公宇之敝。往往引嫌而不加意。是誠何心哉。及其屋壞垣頽。蒼皇失措。又負偃植。疲民蠹財。不可勝計。如是則公府奚賴。予待罪於此。旣喜民之易治。又喜前人之用心。顧瞻庭宇。華屋在前。金碧輝映。乃開封高士徹所建。手詔亭也。堂皇在後。規摹簡約。乃藍谿呂義山所新。正寢也。淮陽錢秉創鑿堂。大梁李宗作清心堂。河南趙茂曾增修錢庫及居養院。陽翟孟通廣關庾舍。內外完葺。煥然一新。唯令廳湫隘敝陋。殆不堪處。驗其故記。實天聖中。种公世衡改造。迄今八十餘年。侯復嘆曰。不廢不興。不敝不新。舍此而不事。不惟有愧於前人之用心。亦何異夫樂因循而憚改作者邪。矧是廳也。頒詔出令。承流宣化之所。臨制劇邑。絡繹兩川。喉襟數路。正當四達之衝。亦必有以稱矣。於是慮材鳩傭。徹去棟榑梁桷之折撓。與夫蓋瓦級磚之缺者。躬自經營。悅使有術。人不以爲勞。增廣制度。壯偉閎耀。人以爲侈。廳旣成。侯會賓寮。落之。是日也。黃童白叟。闐溢庭下。瞻仰咨嗟。始知公府之嚴。令尹之尊也。如是。嗚呼。當是職者。必有以處是廳也。處是廳者。必有以任是責也。侯之祖坦。踐歷中外。爲時聞人。嘗受知於仁廟。有醇儒循吏之稱。所賜飛白宸翰。至今寶之。侯念德不忘。果能任責以孚民望。真可謂善世其家者。

也。則斯文之作。豈特記新廳之歲月。揚厲侯之盛美。又得發明名邑之因。以召後人。故係之以詞。其詞曰。太白崢嶸。作鎮坤靈。武功山連。亘古長青。堯封后稷。周賜秦嬴。作邑於地。因山命名。漢自渭南。徙古郃城。宇文造周。易治中亭。中亭之州。原隰砥平。唐爲稷州。作輔陪京。復隸天府。邑是以甯。鳳岡西拱。武水南傾。人尙禮遜。俗務農耕。神堯誕聖。瓊頰騰聲。姚合發詠。柳子詳評。我侯臨蒞。訟簡刑清。民無調發。兵無戰征。匪植其私。匪僥其榮。克紹祖德。允協民情。恢廣制度。新于其廳。廳非侈己。乃尊朝廷。吏振其職。民樂其成。載瞻載仰。政治惟馨。敢告來者。無忘經營。

鑿字上下疑有闕字。堂字下似不宜空。

儒學在縣署東。北抵城。東西皆抵民廬。而獨堂西七丈許。抵北街。洪武初。知縣祀建。正統時。知縣俊重修。宋有縣令趙茂曾碑。士志於道者。常患乎不得遂其學。得遂其學者。常患乎不得信其志。遂其學矣。時能信之。則君子以爲榮。遇焉。此武功縣學之興。而銘序之所以作也。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知京兆府孫公覽奏以壽春縣令趙茂曾知武功事。秋八月。公去。崇甯元年春三月。茂曾始來。是秋貢士。府十四縣。懸格所取。武功居多。皆嘆息其遺者尤衆。既冬。邑人相謂曰。戢盜賊。撫良善。政令之所在也。孝弟婣睦。以考其行。絃誦講習。以和其心。性命道德。以進其學。實士人之所望焉。乃謀葺孔子廟。聚生徒。而淺陋不可居。十二月。有詔建州學。縣學養士之法。同僚相語。以州縣吏雖尊賤有次。其申明孝弟。孰後先邪。茂曾懼然以

與曰。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明年春。訪隙地。稟於府。願易廟西樓店基爲學舍。知府事虞公策從之。徹木於淫祠。經費于計臺。轉運副使許公天啓可所請。卽日給官錢五十四萬。資其用度。於是築新基。南向爲麗澤堂。左右前廡。玦布八齋。名之以道德。皆新作也。其東宣聖殿。小學職掌之位。庖廚祭器。隸者所直。舊舍足焉。補缺益卑。與新允稱。總五十楹。基長二十有五尋。廣十有二尋餘六尺。經始於二月乙丑。落成於三月癸巳。嗚呼。學校爲事。必與於聖人極盛之時。三代可監也。蓋備所養。以期所用。今吾君待天下之士厚矣。天下之士宜思所以副之。茂曾何人。獲宣聖化。且得效犬馬之力於其間。爲遇爲榮。罔可言計。謹拜稽首。敘事勒銘。著之金石。以告學者。銘曰。夏后庠序。商邦瞽宗。周王頻宮。申之孝弟。漸摩仁義。名殊迹同。明明我主。超三邁五。人材是隆。民有彝則。好是懿德。合由以容。家黨術國。塾庠序學。慨然聿崇。遞升次舉。匪私是與。允期於公。咨爾有衆。學以致用。勿尸厥中。入孝出弟。居仁由義。敏則有功。以副盛時。允能庶幾。三代之風。據碑則今之縣署乃學。不知何時改易之。豈金元兵燹之餘。草昧之際。縣廢而學存。治事者姑且居之。乃其後竟因而不返與。正德八年。知縣劉紹重建明倫堂。十三年。御史張文明行縣。以廟學頽敝。命知縣昌修理。更以渭源度頭抽分益之。昌憂去。明年。御史張欽行縣。見其益敝。乃與守巡參政畢昭。副使楊鳳謀。通借咸陽行筏抽稅。屬同知趙錦監抽。會都御史鄭楊檄至。嘉啓厥工。提學副使何景明。知府

劉祥又通責諸知縣璋。茲方集工舉事未已。云倉一在堂西南。碑文簡勁可式。

稅課局正統二年罷。

邵城驛在城東南。洪武初知縣祀建。驛倉即堂左右廂。驛草場在驛東南城隅。

長甯驛在縣東三十五里。俗曰東扶風鎮。軍站也。成化中移置清水石嘴。按對山集驛改置清水。而其卒徒皆徙自扶風。

陰陽學在縣門外。今廢為縣獄。

醫學在大十字東。舊有地三間。今存其半。俱知縣祀所建。

僧會司在報本寺。

道會司在鴻禧觀。

申明亭在縣門外。與旌善亭同處。舊志言遊鳳有古旌善亭。又有古倉在社學之西。

諸行署。布政司在宣化街。按察司在縣署西東面。府署在縣南北面。長甯分司即故長甯驛也。敝則與興

平縣合力修之。禮部侍郎河東薛文清公瑄過武功。書按察分司廳壁。持節西來過武功。扶桑日出曉光

紅。渭河水遠波聲小。太白山高樹影重。遺址已無慈德寺。居人猶說有檠封。東行無限前朝事。盡在黃塵

綠野中。都御史郴陽曹璉次韻。后稷封檠萬世功。登臨偏感夕陽紅。風生武水波千尺。雲鎖香山樹幾重。

唐宅基湮青草合。許公碑古碧苔封。行人欲問當年事。都在漁樵晚笛中。侍郎南陽張周幹次韻。南有名山號武功。渭河水浸曉霞紅。煙迷隋塚高千尺。雲鎖郃封厚幾重。比屋詩書多巨室。滿城桃李總花封。太宗唐主曾生此。猶說遺踪在寺中。都御史淳安方漢次韻。誰向茲原啓聖功。周人王業伴殘紅。猶瞻王氣千年迴。誰道名山萬里重。慶善有宮留佛住。姜嫄無廟任雲封。連城舊跡知多少。都入荆榛瓦礫中。知縣宋學通次韻。公暇循阡遍武功。滿川春雨落花紅。泉通玉井三千丈。雲鎖連城十二重。郃伯遺亭書綠野。姜嫄荒塚倚郃封。大唐天子讀書處。遺跡猶存上閣中。

諸急遞鋪。總鋪在府衙西。迤東三鋪抵興平。曰韓店。可曾。長甯。迤東北一鋪抵乾州。曰董晁。

諸社學。舊惟儒學。西有故稅課局址爾。宏治癸丑。知縣學通以提學條約。則里置一學。又遴選其子弟可教者。里設一師。已乃時督率之。學各有所在。今得詳之。有興復者。庶幾因而求焉。在城里。卽儒學。西者坊廂里。在布政分司之西。俱得里。在王宅村。遊鳳里。在遊鳳集。奉安里。在鳳安村。韓店里。在可曾鋪西。馬午里。在故長甯驛西。興城里。在焦上村。顯義里。在燒香臺。渭源里。在東渭源村。會同里。在鄭村。永豐里。在張捕村。永安里。在南姚安村。郃封里。在高村。姚安里。在鏡照村。

里置一學。設一師。聚童子而授以小學。年十五。選入綠野書院。做朱子白鹿洞規教之。人才其日盛乎。

演武教場在東郭門北外。

養濟院在郅城驛西。

漏澤園在東郭門南外。

市集在縣方內者三。而縣不論最大者長甯集。月無閒日。遊鳳集。普濟集。以日相遞而已。淡語亦佳。筆妙故也。

祠祀志第三

文廟在縣署東。宋知武功趙茂曾建。元世祖十五年至元戊寅。縣令王君營復之。尋擢行臺掾去。長安杜淵繼爲令。力成其役。宋有大觀聖作之碑。天下皆有刻。茲不載。元有李顯碑。洪武初。知縣祀更建。正統中。知縣俊加葺治焉。有訓導曲新碑。二碑文辭鄙冗。俱不載。文辭鄙冗者不載。此著述要言。

社稷壇在北郭門外。

風雲雷雨壇在南郭門外。

厲壇在小北門外。

城隍廟在東門內。成化時。知縣璩重修。正德初。知縣鍾仁嗣修焉。

姜原廟。長安志在城外西南原麓閒。傍有后稷廟。今俱亡矣。今后稷祠在城內西上。故寶意寺址也。宏治丙辰。知縣學通改建。祠後又作姜原祠。修撰呂柟登謁后稷祠詩。夫子天下烈。播穀廣炎皇。苴茅當茲土。

種德邈無疆。有口咸食力。罔極齊穹蒼。二月武功曲。鶯鳴柳半黃。星言拜古祠。陟山雲中翔。煙川睇春縣。覽極獨慘愴。風塵翳寰宇。羸黎裂予腸。緬惟躬稼澤。誰可使均穰。

唐高祖祠在鳳岡之巔。前則太白行祠也。太白蓋封內故山。漢永平八年。建祠于此。洪武丙辰。都督耿忠以縣有高祖故宅。故祠高祖于太白廟堂之後。而別自爲太白祠記。洪武九年春。子欽承上命。領兵來戍陝右。操練屯田。以爲邊備。東自臨潼。櫟陽。高陵。涇陽。三原。醴泉。興平。乾州。武功。西抵鳳翔。岐山。扶風。南至郿縣。整厓等處。悉致屯所。農作旣興。厄於亢陽。種未得下。遠近咸以爲憂。詢諸故老。皆曰。西南太白乃本邑之名山。上有湫池。歲旱則奉迎是水。每禱輒應。粵以四月中旬。擇日齋戒。躬致祝辭。遣僧覺用等齋香帛祝文。詣山頂投辭請水。旣至。率官僚吏卒暨郡民數百千人。備鼓吹郊迎。展祭于武功太白之神祠。是夕大雨霽。三日乃止。遠近罔不周沃。及六月又旱。禱請如前。復獲霑足。秋八月。禾將垂實。旱甚。復請禱之。大雨隨至。變枯槁爲欣榮。易呻吟爲歌嘯。感神之賜甚渥也。越明年丁巳。夏四月。六月俱旱。復奉迎請禱如前歲之儀。而亦兩蒙靈貺。雨皆尺餘。關輔之中。軍民鼓舞。二歲之間。凡五禱於神。其感應前後一如影響。百穀咸成。年歲豐登。靈貺駢臻。曷伸報答。先是鳳岡上舊有神之行祠。歲代綿遠。廟貌傾損。門廡廢闕。乃命工匠士卒補完而增修之。圖繪兩壁。妝塑神像。煥然一新。又令人於武功故城得神之碑誌於遺廟之側。具載太古今顯靈之跡。并歷代加封徽號。蓋自唐元宗天寶中。勅建廟貌。封神應公。宋仁宗嘉

祐初封濟民侯。七年改封明應公。神宗熙甯八年進封神應王。其所以衛國濟民靈應昭晰祀典秩然歷歷可見。嗚呼！人敬神而獲福，神依人而廟享。人以誠感神，神以靈佑國。此幽明自然之理也。今以神前後靈感顯應之跡，直書刻石，置於廟壁，庶使後之觀者亦知所崇敬云。

此記有對山點竄處亦著述家所宜知也。

唐有李白登太白

峯。杜甫喜達行在所詩，因并附之。李白詩：西上太白峯，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爲我開天關。願乘冷風去，直出浮雲閒。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一別武功去，何時復見還。杜甫詩：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其二：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閒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其三：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唐太宗祠在北郭內鴻禧觀三清殿後。宋元祐戊辰，直龍圖閣游師雄建，有趙茂曾碑，粵有大寶。聖人守焉。上惟軒義，傳記罔悉。道德乎堯舜，仁義於禹湯。文王有周，大勳集武，而幽厲廢之。侯國蜂聚，七雄蟻爭，以啗祖龍。而二世亡之。漢乘秦虐，俯首以取權操，與備因漢弱而攘裂，晉則虛誕不枝，而宋齊梁陳潰墊於夷狄。正統墜絕，有唐階暴隋以興，僖昭寢衰，五代竊據，天開地泰，乃歸於有宋之真人焉。顧若相因迭爲興廢者，得明主賢臣可取法，有暴君汚吏足爲戒，皆所以資我聖，皆爲永永無窮太平之治具也。然歷

觀前史。惟其有甚焚亂之患。然後生大英傑之君。故必能措海宇於昇平。拯黎庶於塗炭。則漢之高祖。唐之太宗。其倫乎。按唐記。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有二龍戲門外。三日而去。是京兆府武功縣之南。有唐慶善宮。今爲慈德寺。乃其所也。北曰報本寺。神堯之舊宅焉。先是縣圖雖載厥事。而祀秩無文。龍閣游公慨然興嘆。率里人卽報本北隅。經始廟貌。法大壯以建殿宇。想天日而形塑繪。左右壁間。悉圖正觀朝臣。英姿凜然。彷彿見常時之盛。於是肅嚴致敬有所。實元祐三年戊辰歲也。後十四載。洛陽趙茂曾被命長邑。一日至祠下。而龍閣公弟師韓語之。故且求以記。遂諾之曰。僕元祐末典獄平涼。見君之伯氏爲使者。愛民以道。率吏以誠。觀其激風俗。敦教化。使法令美意。下浹於田父野老之肌骨。雖古昔召父杜母之流。莫可過者。若夫執律馭師。則折衝尊俎。笑談帷幄。豫計勝否。驗若符契。致朝廷威靈。遠震於戎狄。重譯之巢穴。雖前世班超李牧之輩。無以尙矣。我思其致。今也則亡。常企慕之。恨不得述其梗概。茲幸君之及此也。昔梁州人侯柏年以廉泉之名。誇其閭里。而史筆書之不遺。矧公肇是祠宇。俾後世識者。以人物稱其風氣。則追遠厚俗之意。豈淺也哉。故論前世治亂之迹。見文皇帝之英傑。因記其祠之者名字云。游公名師雄。字景叔。大宋崇甯元年。中元日謹記。不知何時作。觀祠前洪武初。都督耿忠重修。而仍圖凌煙功臣二十四人于左右壁。其上各書唐史本傳。乃更刻太穆皇后傳及帝世系。於舊刻帝幸慶善宮詩碑陰。跋諸後曰。洪武丙辰春。忠欽承上命。領兵萬餘來關中。悉建屯戍。因駐

武功而控制之。武功實有唐太宗誕育之地。山川孕靈。篤生賢聖。信不誣也。暇日尋訪故基。得古碑於城南棲莽中。上刻太宗御製詩二首。乃舊立於慈德寺。而更樹於安養堂者。碑陰載順聖皇后傳。歲代縣邈。字畫磨滅。殆不可辨。於是感文皇之聖孝。慨盛迹碑有。沈湮碑有。遂命工重爲碑有。勒復置於城北鴻禧觀。蓋太宗遺像在焉。庶使後人益知所敬。而傳之永久云。時洪武丁巳正月十有九日也。康長公謁祠詩。隋日生靈極。羣雄問獨夫。八荒歸聖歷。數語見皇圖。李密終潛洛。鄒陽肯事吳。瓣香陳闕殿。想像賦懸弧。歌跋亦有對山點竄處。

名宦祠在縣署內儀門東外。所祀古今三十三人。

鄉賢祠在文廟戟門西外。所祀古今三十八人。

報本寺。高祖別宅也。在北門外。慈德寺見慶善宮。寶意寺見后稷祠。橫渠先生祠見綠野書院。太白行祠見高祖祠。鴻禧觀見太宗祠。外有東嶽廟。在東郭外漆水東。關王廟在南郭西外坎下。火星廟在小北門外東北野田中。無名氏慈德寺詩。昔年高祖宅。今日梵王宮。塔聳白雲外。僧行綠樹中。真容唐列聖。墨蹟宋諸公。半日休心處。烹茶話祖風。韋應物經寶意上方詩。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烟火照晴川。諸僧近住。

不相識。且聽微鐘記往年。康長公寶意寺詩。傷秋人事絕。習靜入招提。掃葉坐松下。看書忽日西。青雲雙
翼斂。白髮近年齊。欲別浮生者。悠悠向爾栖。前人同高令。登太白祠。覽李思齊故城。元命厭天紀。八表竊
同昏。羣雄各自起。天眷安所存。李生效時哲。覽巒來此軍。崇墉俯深壑。飛鳥不能伸。自謂險宜恃。甯知君
欲仁。古帝發淮浦。裨將入咸秦。一鼓事乃定。初接身已殉。冤魂夜夜哭。血風千里聞。國不務宏遠。險阻何
足云。前人書鴻禧觀戴法師壁。結髮尙茲道。半百靡所指。因喜宮殿清。常陪隱逸士。翳言談真詮。清心詣
元理。雲冥雙鶴歸。露下繁蛩已。媿爾烟霞人。安得從圭匕。康阜觀東嶽廟賽神。鳴鑼擊鼓天黃昏。老姆稽
首如蟻蟠。板呼喊盆震地起。鬼怪嶢崎相塵吞。女兒百十擁隊出。拽朱點翠如天孫。神祇若來雲若垂。節
拍未竟新者奔。君不見豐年黍稌未彌壠。夜半科催方掾門。

校正武功縣志卷之二

田賦志第四

洪武二十四年田凡一千八百九頃一畝六分七釐永樂十年增二十四頃二畝八分宏治十五年增二十九頃三十畝一分正德七年計一千八百六十二頃三十四畝五分七釐

起用一凡字中用二增字末用一計字遂成妙文

戶正德七年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口二萬七千四百三十有一視宏治十五年戶增二十一口增二百五十七視永樂十年戶增二百八口增九千八百五十四視洪武二十四年戶增二百九十五口增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

民戶九百七十七軍戶九百一十九匠戶三十三名廚力士戶五廚戶一打捕陰陽醫戶各二樂戶九○志田用順筆志戶口用逆筆三視字甚妙此對山獨得之法也

賦宏治已上不論論今所賦者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七石八斗二升九合九勺一抄七撮該夏七千七百二石三斗八升三合九勺八抄七撮秋三千五百二十五石四斗四升五合九勺三抄

夏秋賦與總數不合

棉布一千三百五十四二丈四尺有桑七千二百八十株該絲綿二百三十九斤三兩五錢課程鈔商稅九千四百

貫三百文。酒課三百七十貫。四百文。水磨課六百九十一貫。水磨與其戶今亡六七十年。而課鈔猶存。乃繼徵之。其里人人不能自備田賦庸調。又安能他及此。此積弊深遠。民由之而不知者也。

正賦之外。有驢馬牛站。五年一易。易者又五年。已又代之。五年之內。諸丁賦歲調力役事無一免焉。故站戶多至流移。豪右者或據其業爲己有。不然。卽張大聲勢。流移者懼。自恐逃之弗遠也。故益抵僻壤。有終其身不能問墳墓。識田廬者矣。當日站戶之苦如此耶。讀之惻然。

丁賦有戶口食鹽鈔八萬九千三百一十六貫。貫折銀三釐。計二百六十七兩九錢四分八釐。柏子仁五十斤。貝母七斤。石膏二斤。菖蒲五斤。栝樓根七斤。金銀花四斤。共折銀七兩。綿羯羊十隻。十兩。又有軍器銀四兩。布價銀六兩。通計二百九十四兩九錢四分八釐。而其餘歲調不與焉。賦役之事。往予不可曉也。自所及見者。其紛紜謬亂。何可勝道。予竊傷之焉。長吏乍服官政。平居未嘗覘識民隱。一旦據案執筆。老書點算。反覆相幻。則不勝其煩懣。至有舉手以付者矣。豪民巧爲規避。交倚貴重。買官鬻吏。無所不至。戶以己爲昂。而已反趨低。故低者益昂。昂者益低。愚民輾轉相慕。至以爲能不如此。不可以自快也。此其敝豈一日之漸哉。對山文人也。而於官吏民情。洞悉如此。文則古趣。洋溢。率其筆性而已。非摹倣史漢者所能到也。

物產。五穀皆美種。而瓜果蔬菜亦嘉。木宜桑柘榆柳椿樗桐柏楸梓白楊竹。藥稱芫花小薊。甘遂地黃半

夏香附車前益母薄荷。鳥獸惟所恆畜。亦有狐兔鸛鵲鳩隼鶉雁燕雀。然在在在有之。非特產也。地東南大宜木棉桑。故蠶織之業廣焉。然多爲細人覬覦營利。故其人反貧甚。至寒不得衣。緼絺。諺曰。物豐于所聚。利竭于所產。豈不誠然乎。

別錄曰。芎藭生武功川谷。○只用數虛字。運化許多物名。舉重若輕。能令極尋常之物。皆成極雅極妙之文。此種筆意。從史遷貨殖傳得來。最能醫俗。讀者宜悟人也。不解此法。落筆卽爲兔園册子。○論東

南蠶織。利病。洞達筆更蒼。

官師志第五

唐韋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饑。維均力勸功。人不知勞。終太子右庶子。與

宋之問同時。維安陸人。司庫員外郎。知人子。遷戶部郎中。善裁割。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

賂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王令賓王自陳所能。不答。歷爲武功主簿。裴行儉。字守約。聞喜人。善知人。

總管洮州。辟掌書奏。不應。調長安簿。徐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鷲。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後又至御史中丞。有罪。貶賓化尉死。

李愷并州文水人

唐書作汶水

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選主簿累官京兆尹

山陷東京蔣清害之贈司徒諡忠懿

愷音星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愷坐府中御史中丞盧奕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探訪判官蔣清皆殺之非蔣清害愷也

薛播河中寶鼎人擢進士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令温敏而裕與人交有常官至禮部侍郎卒贈本部尚書

張署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尋為武功尉治有政績擢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貶郴州臨武令尋移江陵掾京兆府司錄參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出為虔州刺史與韓退之同時終河南令陳南仲潁川人貞元十八年為武功丞邑人宜之號為簡靖

姚合硤石人中書令元之孫也

按唐書合係元之第三子奕曾孫

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遷監察御

史累轉給事中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合有武功縣居詩三十首宋張及王頤為令皆繼刻石置縣署中縣居詩其一縣去京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連舍惟藤架侵階是藥畦更思一作

嵇叔夜不擬作詩題其二方拙天然性為官是事疏唯尋向山路不寄入城書因病多收藥緣溪學釣魚養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虛其三微官如馬足祇是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人簿書銷眼力杯酒耗

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養此身。其四。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消。醉臥慵開眼。閒行懶繫腰。移花連一作蝶

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其五。曉鐘驚睡覺。是事便相關。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閒。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還。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閒。其六。性疎常愛臥。親故笑悠悠。縱出多攜枕。因衙始裹頭。上山方覺老。過寺暫忘愁。三考千餘日。低腰不擬休。其七。客至皆相笑。詩書滿臥床。愛閒求病假。因醉弃官方。鬢髮寒唯短。衣衫瘦漸長。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其八。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山宜衝雪上。詩好帶風吟。野客嫌知印。家人笑買琴。只都隨分過。已是錯彌深。其九。鄰里皆相愛。門開數見過。秋涼送客遠。夜靜詠詩多。就架題書日。尋欄記藥窠。到官無別事。種得滿庭莎。其十。窮達天應與。人間事莫論。微官從似客。遠縣豈勝村。竟日多無食。連宵不閉門。齋心調筆硯。唯寫五千言。其十一。縣僻仍牢落。遊人到便回。路當邊地去。村入郭門來。酒戶愁偏長。詩情病不開。可曾衙小吏。恐爲踏青苔。其十二。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綠衣。官卑食肉僧。才短事人非。野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其十三。日出方能起。庭前看種莎。吏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歧路荒城少。烟霞遠縣一作岫。其十四。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藥。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其十五。誰念東山路。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醉臥誰知叫。閒書不著行。人閒長檢束。

與此豈相當。其十六。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澗。壘山高過城。秋澄照樹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其十七。簿籍誰能問。風寒趁早眠。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錢。還往嫌詩僻。親情怪酒顛。謀身須上計。終久是歸田。其十八。閉門風雨裏。落葉與階齊。野客嫌杯小。山翁喜枕低。聽琴知道性。尋藥得詩題。誰更能騎馬。閒行祇杖藜。其十九。腥羶都不食。稍稍覺神清。夜犬因風吠。鄰雞帶雨鳴。守官常臥病。學道別稱名。少有洞中路。誰能引我行。其二十。宦名渾不計。酒熟日開封。晴月消燈色。寒天挫筆鋒。驚禽時並起。閒客數相逢。舊國蕭條思。青山隔幾重。其二十一。假日多無事。誰知我獨忙。移山入縣宅。種竹上城牆。驚蝶遺花蘂。遊蜂帶蜜香。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其二十二。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養閒宜縣僻。說品喜官微。淨愛山僧飯。閒披野客衣。唯憐幽谷鳥。不解入城飛。其二十三。一官無限日。愁悶欲何如。掃舍驚巢燕。尋方落壁魚。從僧乞淨水。憑客報閒書。白髮誰能鑷。年來四十餘。其二十四。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賓旅抽書讀。兒童斫竹騎。久貧還易老。多病懶能醫。道友應相怪。休官日已遲。其二十五。戚戚常無思。循資格上官。閒人得事晚。常骨覓仙難。愁臥疑身病。貧居覺道寬。新詩久不寫。自算少人看。其二十六。謾作容身計。今知拙有餘。青山迎驛使。白髮憶山居。道友憐蔬食。吏人嫌草書。須爲長久事。歸去自耕耨。其二十七。主印三年坐。山家百事休。焚香開勅庫。踏月上城樓。飲酒多成病。吟詩易長愁。慙慙問漁者。暫借手中鉤。其二十八。長憶青山下。深居遂性情。疊階溪石淨。燒竹竈煙輕。點筆圖雲勢。彈琴學

鳥聲。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其二十九。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疎。祇是看山立。無因出縣居。印朱沾墨
硯。戶籍雜經書。月俸尋常請。無妨乏斗儲。其三十。作吏無能事。爲文舊致功。詩標八病外。心樂百憂中。拜
別登朝客。歸依鍊藥翁。不知還往內。誰與此心同。又有遊春詩十二首。皆作尉時詩也。其一。正月一日後。
尋春更不眠。自知還近僻。衆說過如顛。看水甯依路。登山欲到天。悠悠芳思起。多是晚風前。其二。卑官常
少事。僻縣又無城。未曉衝寒起。迎春忍病行。樹枝風掉軟。菜甲土浮輕。好箇林間鵲。今朝足喜聲。其三。詩
酒相牽引。朝朝思不窮。苔痕雪水裏。春色竹烟中。迎雨緣池草。催花倚樹風。盡非名利事。愛此少人同。其
四。塵中主印吏。誰遣有高情。趁暖簷前坐。尋芳樹底行。土融凝野色。冰敗滿池聲。漸覺春相泥。朝來睡不
輕。其五。疎頑無異事。隨例但添年。舊歷藏深篋。新衣薄絮綿。暖風渾酒色。晴日暢琴弦。同伴無辭困。遊春
貴在先。其六。看春長不足。豈更覺深勞。寺裏花枝淨。山中水色高。嬾雲輕似絮。新草細如毛。併起詩人思。
還應費筆毫。其七。悠悠小縣吏。顛領入新年。遠思遭詩惱。閒情被酒牽。戀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疎懶今
成性。誰人肯更憐。其八。處處春光遍。遊人亦不稀。向陽傾冷酒。看影試新衣。嫩樹行移長。幽禽語旋飛。同
來皆去盡。衝夜獨吟歸。其九。朝朝看春色。春色似相憐。酒醒鶯啼裏。詩成蝶舞前。摘花盆手露。折竹滿庭
煙。親故多相笑。疎狂似少年。其十。卑官還不惡。行止得逍遙。晴野花侵路。春陂水上橋。塵埃生暖色。藥草
長新苗。看卻煙光散。狂風處處飄。其十一。身被春光引。經時更不歸。嚼花香滿口。畫竹粉沾衣。弄日鶯狂

語迎風蝶倒飛。自知疎懶性。得事亦應稀。其十二。曉脫青衫出。閒行氣味長。一瓶春酒色。數頃野花香。朝客聞應羨。山僧見亦狂。不將童僕去。恐謂損風光。書縣丞舊廳。宮殿半山。上人家向下。居古廳。眠易覺。老吏語多虛。雨水澆荒竹。溪沙擁廢渠。聖朝收外府。皆是九天除。縣中秋宿。鼓絕門方掩。蕭條作吏心。露垂庭際草。螢照竹間禽。棋罷嫌無月。眠遲聽盡碁。還知未離此。時復更相尋。宋張及舉進士爲殿中丞。祥符八年。出爲武功令。有政績。喜文學。及慕姚武功之爲人。於是刻姚武功縣居諸詩四十餘首于石。

种世衡洛陽人。放兒子也。

放字名逸。隱終南。自稱退士。後復應召。

初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天聖中。知武功。天性嚴明。政令皆緣

人情。本土俗。凡所行。先與民約。度其可必行。始布下之。民以爲便己也。乃更求民所疾苦。與祛洗之。夏人犯邊。自新平以下。時被屠掠。民洵莫能自保。或欲避南山峻僻中。世衡集僚佐。父老告曰。賊所以敢凌我者。徒以民未習戰。騎射儉寡爾。顧關中人。何有難是者。於是選其子弟可教者數千人。置標的。與子弟約束騎射。乃鑄金錢懸標的上。令曰。中錢孔者。以錢予之。初三四人中錢孔。各予一錢。數日。則三四十人中錢孔。再踰月。則數百人皆連中錢孔。故當時稱武功人無弗善射者。世衡之所教也。初武功人數拒吏治。吏苦于追集。世衡曰。官慢令易信。故百姓不就此。長吏之罪也。我今請易之。有所呼集。但以片紙榜其

門曰縣追某人。期某時到。追者卽持所榜趨縣。毋後期者。其威信在人如此。至今猶傳之。後置制環慶。鄜延邊事。皆有奇績。官止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卒。贈成州團練使。羌人朝夕哭臨者數日。清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王頤。爲大理丞。治平中。遷武功令。端重該博。治有良績。以縣故有姚武功詩刻。久且蝕矣。迺更以五體書刻而識之。

高士徹。開封人。爲令有治績。遷監察御史。後復貶知縣事。已而復遷御史給事中。官至御史大夫。

呂義山。蘭谿人。擢進士。初爲涇陽主簿。遷知武功。百姓親之。後遷監察御史。至戶部侍郎。時有武功令石飛卿見司馬文正公集

錢乘。淮陽人。知武功。愛民慎罰。民畏之如神明。私無敢犯令者。三年卒于官。

李宗。大梁人。舉進士。爲鄆簿。歷岐山武功令。所至有政聲。後知慶陽。卒。

趙茂會。洛陽人。先爲壽春令。建中靖國元年。知京兆府。孫覽奏更武功。崇甯元年春。始至官。用法平恕。三年治成。百姓咸服。

孟通。陽翟人。以仁厚治縣。號爲得體。民樂其用。修繕城郭。官署學校。不刑一人。人趨事赴工。唯恐有不悅也。官至諫議大夫。

劉幹。汝陽人。大觀四年。知武功。臨政不苟。行已治事。以身爲先。時民感焉。詳見游靖碑。

張山甫。假師人。熙甯閒。除武功主簿。時朱光庭

字公揆。程子門人。

簿萬年。程伯淳。簿鄂。三子者。齊名關中。號三傑焉。

與張子厚善。故武功因有子厚綠野亭。

元。王君志失其名。世祖至元中。爲武功令。建置廟學。工欲成。擢行臺掾去。

杜淵。長安人。繼王君知武功。能繼成王君之事。

明以前官師人物。多就歷代史書節錄。亦有點竄舊志者。非盡對山手筆。

明興。有耿忠者。鳳陽人。長興侯從弟也。洪武九年。詔統鳳陽軍萬餘人屯戍關內。而居控于武功。號令嚴明。士毋敢易。暇日問俗廣教。民忻忻興禮讓焉。學校城郭皆所議置。旋師之日。父老送者以數萬計。民至於今猶稱之曰耿三官人云。終都督僉事。潞西子曰。耿都督非武功吏。以有治及武功。故予得載之焉。以明

前職官。與明初知縣相接。有耿都督一開。竟成奇格。

知縣自建置初。至撰志時。得之于故志。及父老所談說。與所身見者。二十有七人。具以所聞者。稍列其行

事。先將知縣二十七人總敘。亦是與前

代職官分別處。法本史記貨殖傳。

嚴祀鳳陽人。洪武初除。故志稱其臨事簡愛民誠。然官署學校與壇壝祠廟皆所創作。草昧更革之際。而能如此。則可以知其志矣。列二十七人事。具穿插週環分合伏露之法。可作一大傳讀。

賴禮。南康人。第進士。除知武功。故志稱惠焉。能令人稱其惠亦賢矣。

宮廷。靜樂人。有明政。予少時於父老聞其事實。今忘之矣。終九年無細過去。忘而不忘。是虛寫法。然亦非不能忘者。

曹俊。靜樂人。父老云。其行事無忝於宮。亦九年去。週顯天然。

蘇孝。澠池人。正統時除。有平政于民。民德之。嚴公以後。凡言知縣者。無以加蘇公也。然善廉克謹。事無小大。無敢忽。卽不怒。民無弗威。弗惠。民無弗懷。天順壬午。卒于官。卒之日。百姓若喪考妣。故志載禱神事。絕驗。其精誠所感。豈不信哉。今可以附見其微細。正統甲子。當鄉試。蘇公夢神人告曰。汝縣合舉二人。明日萃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鬮。以二花字內之。曰。得花考舉。已而李紀張勳得。後果二子得舉。鬮。音鳩。括鬮。鬮取也。內與納同。

○有平政。只是不作憲。○將嚴公以下五人總一筆。用嚴公贊蘇公。卽借蘇公願嚴公法外。○夢神數語。事涉誕。而文獨佳。

寇如圭。宜賓人。性剛毅明辯。迎事而決。無有留滯。嘗曰。細民何可令耐煩如許。九年致仕去。民咸思之。不

耐煩。官卻耐煩。

故事無留滯。

劉志。河內人。為人仁厚有禮。凡所施行。務存長者。民服其教。毋忍私違也。嘗值歲旱。聞太白靈湫。身往禱之。或以山多陰氣。恐其羸憊。冒寒別有他咎。止之不聽。卒致湫來。雨隨至。各沾足。其所未至。則絕無涓滴。百姓迎勞道左。以數萬計。見雨來。則爭以雨具授公。公麾去曰。此神貺我民者。我何可褻易不敬。九年致仕去。老幼婦子哭逐攀號者。不可勝數。語曰。民可以誠動。不可以詐劫。其言豈不足信哉。

仁厚有禮四字。擴而充之。即古之循

也。吏

李玉。江西人。

張英。沁水人。

孟琰。大名。人。三子者。雖少不逮前數公。要其無惡聲云。三人合傳。又迴顧劉公。以上七人。○無惡聲亦難。

邊鐸。藁城人。善罵。眇威儀。以賊罷去。眇。與鮮同。

劉彝。鹽山人。美儀宇。治尙整肅。民敬畏之。治尙整肅。非有德者不能。

高遂。繁峙人。爽慨明允。政無冗焉。政無冗。是知大體者。

張宏。內鄉人。成化中除。爲政嚴毅。有斷。凡所約束。民畏之。猶鬼神。嘗曰。守令之職。治民事神而已。治民弗以禮教。是棄民也。事神不能蠲潔。職業雖誠。然猶慢也。夫刑罰以禁姦止邪。或加諸無辜。則何以訓方來。故其行事。皆於言毋少戾矣。予少時聞長老談述張公之事。則私自識記。爲政有綱紀文章。若張公其庶幾乎哉。後乃以誹罷去。至今咸以爲冤。成化時。知縣能顯名久遠者。顧獨有張公。

成化時知縣。謂寇如圭。至王翼十二人。○將成化時十二

人總下斷語。正是顧瞻前後處。

劉翼。介休人。朴魯無威儀。乃爲百姓侮。成蠱腫。亟歸。則死諸塗中。

陳潤。泗水人。好俠。喜用計數。民初亦易之。然能先人急難。仗義有口。成化甲辰歲大饑。民相食。流移者十已六七。潤集父老豪傑。垂涕告曰。潤雖不才。尙賴倉有餘粟。可以活父老子弟。今悉去。將安舍之。況父老素無資蓄。一旦他委溝壑。何若死首邱乎。於是發倉賑焉。士大夫百姓賴以活者萬計。而其家實不肯私內一錢。是時盜賊恣橫。屬豪傑者四捕之。雖束薪立磔諸市。由是比縣亦無盜矣。乃喜怒亡常。遇士大夫

或尊禮已甚。卽又嫚罵無忌。已卽又伴若未罵者。故士大夫多不直云。官至應天府推官。王翼。遼東人。成化末除。寬易善諛。好遇士大夫。必尊禮之。焦上村逆旅主人陰殺旅人。匿其貨。置屍遍滿數井。翼悉發治之。時以爲能。

王琰。祥符人。宏治二年除。目盲不能任事。居兩年。以憂去。

宋學通。字文淵。永川人。宏治四年除。善治威儀。與人接。言笑一無所苟。左右雖久侍。莫能揣摩意向。性獨潔。謹守畏法令。嘗曰。政在去其所害。而興其所利爾。他皆細故。雖多。毋足校也。於是極意砥礪。至里老書算。與諸在官人。終其官。莫得民杯酒者矣。諸賦役事。期在均平。或百方籌計。善姦極巧之人。毋能肆其貪緣。呼集公事。簡約省易。止責諸直年。餘盡燕坐亡擾。地里遠近。皆有定約。故卒亡後期者。又喜勸勵學校。日自督責諸生。諸生卽有所毀譽。心不以易也。曰。我職蓋若此。后稷祠。綠野書院。皆所創建。民歡忻向工。若赴綯塗。居九年。以誣罷去。人莫不冤之。然益可以證其行事矣。澠西子曰。予爲生員時。宋侯執守莊嚴。蓋凜不可易云。有貴勢者。得罪人之賂。以宋侯與善也。託解之焉。侯卒不肯。或曰。此不可失歡者。公升止旦夕。倘弗利。奈何。侯曰。彼良善無辜而死。覲有以雪之。今予明知其事。又苟且弗決。是上負邦典。下負無辜。鬼神謂何。竟坐法不少貸。後所以成是誣者。此貴勢陰爲之爾。宋侯去後。遺法故行。中才之吏。取而行之。亡弗效者。至正德十二年。始盡變無有矣。語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非艱。守之爲艱。豈不誠然乎。

正德十二年一語
插第二十六人無痕

党茂忻州人。宏治十二年除。性淳篤質直。而善緘默。御史治民。不責於人情之外。事完令行而已。中更剛正。不畏強禦。譽來不喜。謗至不怒。有長者之道焉。當路者以爲才劣於縣。改渭源。檄至。慨然委任。以去。人至今稱其賢。茂後九年。而有濮劉氏。益表表然長者也。忽將第二十五人預透一筆不測。

歐陽讓。吉水人。宏治十五年除。能揣摩事體。凡有所施行。惟所私計。計定。卽羣呼噪於前。佯唯唯耳。卒不以易也。事小大多寡。亡有與吏一語者。吏饒敏慧給辨。莫能窺識所指。故吏皆殊窮。浸潤者終其官。雜費無紀實。不能鉤致一錢。嘗自言曰。己既不能廉。又使人分虐下民。此何爲者。去之日。民亦無有怨者。

王志。遼州人。宏治十八年除。尋以憂去。改南鄭。遷金州知州。

谷鍾仁。字壽卿。臨潁人。正德元年除。有奇志。喜張大炫耀。凡所施設。惟恐人弗駭異也。中固好賢樂士。暇則延士大夫置酒高會。賦詩言志。其樂陶陶然。其意翛然。非筐篋刀筆所拘繫也。再踰年。以憂去。

崔傑。定州人。正德四年。自鳳翔丞遷。未幾。以病罷去。

劉紹。字繼芳。濮人。端謹誠篤人也。正德五年除。有書手作弊。紹發治之。踰月。書手死。其家人誣以爲杖死也。昇其屍來。請金爲葬。寮佐怒欲治之。紹不肯曰。人死杖木之下者。宜不少。設果非病死。吾爲民父母。何

忍其死無葬也。於是。以金予之。哀矜惻怛。猶數月未平也。紹在官。當塗者咸禮重已甚。而居己治民。乃一切以長厚。臨事又能鎮靜。罔躁。壬申癸酉之際。蜀漢有警。西征將士。供億不可勝宄。他縣皆先期飭備。人不堪命。而至多弗稱。紹待其至。始徐爲之。民不知勞。而士皆稱足。曰。民不可先事久勞。人情勞久則避。故弗能爲用也。與人無閒言。接士大夫。恭而有禮。公私宴會。輒引飲不辭。卽甚醉。益從容不放。閒居未嘗出一妄言。十二年。以病告歸。小大一誠。終始無媿。古稱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蓋紹之謂也。至其犯而不較。毀譽不形。雖故稱長厚者。亦未能或之先也。

孫昌。字啓宗。陝州宏農人。正德十二年除。明年有憂報至。卽日解印持喪。然貧莫能歸。昌因士大夫告巡撫公。巡撫公乃移檄縣吏。約爲治行。典史張進者。陰狡無狀人也。適代署縣事。新與昌忌。昌曰。若予典史治吾事。吾亡行之日也。於是索其派戶來自治之。或多所低昂。民由是益不直昌。或怨言矣。進又妄把持昌。至指爲疎闕。不得行。士大夫以理喻之。始已。易曰。苦節不可貞。貧蹇屯乏之際。誠已難居者哉。

馮瑋。字玉仲。遂甯人。正德十三年除。

縣丞有襄陵賈盛。南陽寇銓。蜀蔡華田濟。項城魏信。任邱劉琮。汾州呂彥士。鄧州劉欽。清平王江。惟銓。卽終九年去。而彥士能禁輯強橫。凡所施行。捷於影響。有機辯人咸畏之。雖廉介不足。亦一時之能吏也。居三年。以憂去。欽繼之。能道說法令。有犯者。雖過誤。悉按法不少貸。今有劉景鈞州人。正德十二年。自三原

簿遷。筆法何等簡淨。

典史有董英、常泰、郭自經、董廣、劉英、張儀、張進、董英沁人。有才略。民敬畏之。及罷去。猶服用毋敢後也。董廣、藁城人。與宋侯同時。宋侯恆用之。二董之後。略無足觀者。張儀、儀封人。刻薄狡險。善虐其民。取之極骨髓。及語百姓。則曰。吾爲吏廉。士大夫不知也。卽有弗廉。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當使我父子橫死。同日不踰年。果父子同日死。壯兵祇候儀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皂衣持鎖。突入儀寢。兵以爲同事者。俄傳儀子死。兵亟尋持鎖者。內無有也。乃儀亦暴死。日中。張進固安人。科索歲無虛日。民不能堪也。乃益恣肆。不悛。至長吏不敢制。或有所不稱數。持刃擊令丞戶。兇很百種。罵令丞。夜以繼日。毋有倦也。孫昌爲令時。進以私賊舉發。已逃去一年。及覘知定妥。乃復來。昌矜其逋久且貧。委曲與收俸治事。及昌憂去。乃更以虛妄把持昌。明年。御史行縣。汰去。夫進視儀。其惡甚不少也。顧其報獨淺於儀。何哉。縣丞十人。一傳。典史七人。一傳。得體。

教諭有謝茂實。富順人。性嚴重。不苟爲笑語。日雞鳴而起。寒暑風雨無少怠。是時士習尙俠重武。後則多畏憚。不敢肆矣。早起卽是學。亦卽是教。無少怠。是學到自然處也。

楊春。安岳人。勤以教人。而嚴以守之。士畏敬感激。無異存日。勤以教人。可謂能盡其職。

王文解人頗以剛毅自居。然善忌多疑。所私比者。往往陰中人過失。文即以爲謗己。輒嫚罵無已。以此士多不直。或怨憾矣。

林士雲。邛人。勤學善教。歲無暇日。陳潤知縣時。有所會集。僚佐及諸學官。或不敢正目。而士雲獨易之。陳

亦不以爲慢己也。九年致仕而去。獨異之。只是無所求於彼。

劉相。成都人。性樂易有容。喜論說。終日千萬言。無倦也。又克勤善教。士多愛之。後累遷唐府右長吏。論說終日

無倦是講學。

曹山。字東陽。蜀榮縣人。性敏易。有學善問辯。理道。教人懇懇亟亟。惟恐弗皆賢也。當是時。士習尙漸實。不浮靡。放恣矣。曹先生繼林劉二君。而造詣更遠。故士益趨於學。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許西子曰。曹先生時。

余正爲生員。親被其教。其同時有趙先生爲訓導。邃庵。楊公虎谷。王公雲兩君子。又躬自督責。士之遭

際。已過盛矣。故宜其汲汲於學也。曹先生後至工部員外郎。教人惟恐弗皆賢是賢者用心。

俞鼎。字伯器。洛陽人。能使諸生亡犯所令。至號整齊。六年遷鑑安知縣。有政績。尋改咸甯。再遷甘肅。行太

僕寺丞。

金嘉玉字廷獻。富順人。正德十二年補除。

訓導李善者。楚人也。有盛德。克勤善教。今去已百年。而人思之如在。後又有曲沃人田禮。曲新。二子皆有令名。其萊蕪人張顯。孟人張憲。泌陽人魯文。蜀人周吉。不聞其行事。故無能述焉。

金鼎字大器。榆次人。頎貌偉容。博學善辯。以條理約束諸生。故諸生毋敢違者。日坐齋室。心休休焉。弗知其卑官矣。能約束諸生。可
以微所學矣。

趙文傑。號桂窩。少
保貞吉祖。字士英。內江人。性直遂罔計。而甘貧嗜學。寒暑顛沛不少易也。初來時。察諸生皆可教。乃

殫盡心力。敢後者。則痛撻之。諸生方喜恣縱自得。故亦多私怨。謾趙先生者。趙先生乃不嫌其怨謾己。願督責益嚴。時遂庵先生以綠野書院新成。士就學者日廣。方遴擇學官。知無如趙先生者。於是以趙先生督綠野書院。趙先生益自砥礪。故諸生至今能趨向於學焉。濟西子曰。昔余爲諸生時。趙先生顧獨愛余。特厚爲責索。余時視科舉績學。若秋毫浮烟。以趙先生爲厲己也。或數梗之。趙先生乃遂讎視余。而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然趙先生意在研精覃思。以成余之恢廓也。顧子卒戾其指意。今夷思其行事。默數其所恆覩。其何能彷彿趙先生。孟子曰。執德不回。非以干祿。蓋趙先生之謂矣。後趙先生遷雲夢。知縣。有悍

民趙先生力竄徙之。後竟以其黨所陷罷去。此故成敗之際。何可論趙先生也。

始梗之而終心服焉。此其所以爲對山歟。

陳厚字熙載。合州人。承諸先生之後。其學又富贍可師也。故諸生咸愛敬之。其同時有王廷鳳。宜陽人。後

又有建昌李咸。蔚州張仁。然安能若陳先生者。今有楊錦。滎河人。

敦諭訓導以先生稱者。曹山趙文傑陳厚三人而已。

醫雖小道。然有足觀者。其表表然顯名于時。若扁鵲倉公。列諸遷史。況郡縣乎。今得其二人。附官師之末。楊珣。長安人。以名醫召入太醫院。授武功醫學訓科。診治殊驗。所著有傷寒撮要針灸詳說行於世。康佐。余從祖也。以醫推擇爲訓科。善方脈。能與病者踰年決死生。歷千百人。亡一謬者。有醫問三卷。雜治略五

卷。診法一卷。

診。吾軫候脈也。

校正武功縣志卷之二

人物志第六

史記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

韓詩章句姜姓原字或曰諡號也詩傳名原

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

說欲踐之

史記踐之下又有踐之二字較明曉

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

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以初欲棄之因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棄于邠號曰后稷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

羣昌府志凡例云康太史志武功海內推焉后稷聖人唐

祖太宗帝王俱收之人物不另標題或疑其襲太史曰太華高羣山倚重奚襲哉此名書鉅識也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諱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自暠五世有名天賜者爲魏幢

主。幢音牀。幡幢。旌旗之屬。生虎。有功于周。與李弼等八人皆拜柱國。號八柱國。周受魏禪。追贈唐國公。虎生。炳。炳生。高

祖。獨孤皇后。隋文帝后高祖之從母也。故文帝與高祖相親愛。大業中。爲岐州刺史。治于武功。而家焉。所謂慶

善宮也。太宗實生于此。大業十三年。高祖爲太原留守。時煬帝南遊。盜賊蜂起。太宗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舉大事。懼帝不從。因與裴寂。選晉陽宮人私事帝。乃告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與突厥連和。

遂起兵。而有天下。在位九年。傳之太宗。舊板每行二十四字。惟此卷前二葉每行少三字。且於板次未符。似翻刻時有所增益。非對山原文。

太宗皇帝諱世民。神堯次子。母曰太穆后竇氏。開皇十八年己卯十二月戊午。生帝于武功宅。有二龍之瑞。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懼其語泄。使追殺之。不知所往。因以爲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大業中。突厥圍煬帝于鴈門。帝年十六。應募往救。遂隸將軍雲定興部下。設疑示虜。虜遂引去。後高祖起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至霍邑。會天久雨。高祖欲還兵。太宗諫曰。義師爲天下起也。宜直入咸陽。號令天下。今守一城。是爲賊耳。高祖不納。太宗哭于軍門。高祖驚召問之。曰。還則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須臾。所以悲耳。高祖寤曰。起事者女也。成敗惟女。遂進兵克長安。定四方。累進中書令。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

太宗及取天下。太宗功益高。高祖屢許以爲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日謀害太宗。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元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聞之大驚。遂以太宗爲皇太子。八月甲子。卽皇帝位。帝聰明英武。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漢以來未之有也。

史傳周富辰。襄王大夫也。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史記王使游孫伯服。滑滑此傳多一伯字。如鄭請滑。鄭人不

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子頹莊王子。釐王弟。

惠王之叔父也。有寵作亂。惠王奔溫。類爲王。鄭與魏君伐殺類。復入惠王。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

辰又諫王。王弗聽。後大叔襄王弟。叔帶。通於翟后。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周大夫。富辰曰。昏數諫王不從。如是

不出。王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漢蘇建。其上世因封居故蘇城。蘇忿生爲周司寇。居河內。後徙武功杜陵。故建或稱爲杜陵人。漢書蘇建杜陵人。唐宰相。

世系表蘇忿生徙武功杜陵。建徙扶風平陵。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遊擊將軍。從大將

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史記翕侯趙信爲前將軍。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八百降單于。建盡亡其軍。獨以身歸。當斬贖

為庶人。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奉、車。都尉。賢、騎都尉。中子武。自有傳。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至移中廐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匈奴留漢使前後十餘輩。及匈

奴使來漢。亦留之。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

犁湖單于之弟

初立。恐漢襲之。迺盡歸漢使。武帝嘉其意。遣武以中郎

將使持節。亦送匈奴使歸。因厚賂答單于。單于見漢幣遺。益驕。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

昆邪王姊子

與虞常

長水人

謀反。匈奴中單于使衛律論虞常。欲因以降武。

常引武副張勝知謀。斬常勝請降。

武不動。律更曲為說武。武罵絕之。律知

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益欲降武。置武大窰中。

舊積米粟之窰而空者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北海。上牧羝。羝乳乃歸。

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李陵降後。單于又使陵往說武。陵因

武有悲心焉。昭帝即位。遣使求武。陽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繫帛。知武所在。單于驚。始還武及其官屬。尚

在者惠等九人。

瘋常惠也。惠初以假吏隨武往匈奴。

始元六年春。武至京師。拜典屬國。子元坐法死。

元與上官桀子安有謀。

以別子通國為

郎。

趙禹班史酷吏傳禹築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

武帝時禹以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禹爲人廉倨讀與倨同爲史以來舍無食

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爲廷尉始條侯周亞夫

以禹賊深及禹爲少府九卿史記及禹爲少府比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王溫舒陽

人等後起治峻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諍亂有罪免歸後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後漢蘇竟范史竟扶風平陵人字伯况平帝時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與劉歆共典

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卽位就拜代郡太守尋拜侍中以病免初鄧仲况延岑護軍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子襲爲謀主襲字孟公善議論竟時在南陽以書曉之於是仲

况襲降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于世年七十卒于家

蘇純字桓公建六世孫也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私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

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長老之稱永平中為奉車都尉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

李育。范史育扶風漆人字元春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光武子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

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字長孫廣信人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之徒更相非

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

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稱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

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免廖歸國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蘇章。范史章扶風平陵人八世祖建字孺文純子也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

甚直出為武原令值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

臧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二天章曰今夕孺文與故人飲者私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改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驢

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赴。卒于家。

蘇謙。章兄孫也。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爲美陽令。與中常侍貝范史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

其勢。援莫敢發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後私至洛陽。嵩爲司

隸校尉。爲嵩所害。漢法。免罷守令。非詔徵。不得到京師。嵩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刑其屍。

蘇不韋。字公先。謙子也。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載其喪歸。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何人也。乃藏

母於武都山中。變姓名。募劍客刺嵩。不克。又潛鑿地旁。遂嵩寢。殺嵩。值嵩在廁。止殺其妾及其子。留書而

去。更以其父首祭謙。不韋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嵩父冢。斷取卓頭。以祭父墓。嵩因憤恚死。不韋始改葬行喪。後不韋竟以嵩客陷死。武威段熲

與嵩素善。類爲司隸。乃追咎不韋前報嵩事。便從事張賢。就家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

魏、蘇則。唐宰相世系。則爲并州刺史。章五世孫。

字文師。漢平陵侯後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

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郡。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徙金城太守。太祖崩。西平麴演。魏志。

西平虜演坂則勒兵討之非謂則平演也

文帝以其功加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則悉平之進封都亭侯邑

三百戶徵拜侍中董昭

字公仁定陶人歷官太僕

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吾膝非佞人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代

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不聞則也問曰吾受禪而有哭者何也則鬚髯悉張方正論極對傅巽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文帝以前燉煌獻徑寸大珠復欲求市則對曰陛下化治中國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帝獵槎桎拔失鹿帝怒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陛下欲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殺羣吏臣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剛侯晉蘇愉字休豫魏侍中則弟二子也兄恬襲侍中爵爲都亭侯恬死無子愉更襲封都亭侯晉受魏禪以爲太常卿遷光祿大夫至尙書卒

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子紹字世嗣爲吳王師紹弟慎左衛將軍

後魏蘇稚字天祐魏侍中則之後位至中書侍郎玉門郡守

蘇祐稚子也官至太山郡守

蘇協亦稚子爲武功郡守

蘇亮字景順祐子也

周書云亮祖權魏書云湛父擁字天祐存考

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讓及從弟綽皆著名西土初

舉秀才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蕭寶夤齊明帝鸞第六子東昏侯寶卷母弟也寶夤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寶夤敗孝武西遷。孝武修西奔都於長安是爲西魏變吏部郎

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文帝寶炬孝文帝孫以亮爲司馬謂亮曰黃

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耳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

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變善談笑周文帝秦姓字文氏爲丞相甚重之有所籌議率膺會其旨記人之善忘人之

過薦達後進如恐弗及故當世敬慕焉歷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牧十年徵拜侍中卒所著文都

北史周書俱作文筆數十篇行於世子師嗣起家黃門侍郎。北史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世稱二蘇亮過河內常景景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

蘇湛字景儁少有志行頗涉羣書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討關

西以爲行臺郎中寶夤反令姜儉儉天水人湛從母弟報湛湛舉聲大哭儉止之湛曰百口居家即時屠滅云何不哭

王以窮鳥依人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今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閒隙以羸敗之兵守關

問鼎破亡之期不旋踵矣湛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爲王族滅也願乞骸骨還鄉里寶夤知湛不爲己用

於是聽還武功寶夤敗。魏書蕭衍既克建業將害寶夤寶夤穿牆夜出至壽春之東城主杜元倫任城王澄迎之時年十六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孝昌三年永安三年賜死莊帝徵湛拜尚書郎

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湛頓首謝曰。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臣之罪也。莊帝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尚書。本傳云。拜散騎都尉。仍領郎。遷中書侍郎。孝武初。以疾卒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

刺史。

蘇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初為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府屬。甚見親待。出為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北史云。讓

頗有人倫鑒。

後周。蘇綽。北史。綽。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字令綽。後魏武功郡守。協子也。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

史。周文為魏丞相。餞於都門外。謂曰。願言君家子弟可任用者。讓因舉綽。召為行臺郎中。凡臺中公文。皆

綽與條式。周書。綽始制文案程式。朱田。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臺中稱能焉。僕射周惠達。字懷文。文安人。與文帝論事。乃綽所量定。文帝異之。曰。

孰與為此議者。惠達曰。郎中綽也。後文帝與公卿觀魚昆明池。問故倉地。得綽對。愈益敬禮。乃更泛論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故。並馬徐行。及池不漁而返。詢訪政道。夜以達曙。整衣而坐。不覺其膝之前也。

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大統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尙書。領著作監司農卿。文帝方欲革易時政。務行疆國富民之道。故綽益盡能智。牧守令長。非通綽六條

一、先修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及計帳。不得居官。文

帝厭文章浮華。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文與六條俱見本傳。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文帝亦推心委任。十二年。卒于位。年四十九也。子威嗣。

蘇椿。字令欽。綽弟也。性廉慎。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都督。行宏農郡事。椿常官強濟。特爲文帝所知。

十四年。置黨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兵。

北史云。領鄉兵。

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

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旣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爲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隋蘇威。字無畏。魏度支尙書綽子也。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

本傳作吏曹。

周革命。字文護。

周文帝長兄。邵惠公顯子。

以其女新

興公主妻焉。初威惡護專權。乃逃入山中。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狄道縣公。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

隋文帝。

爲丞相。高頴

一名敏。字昭元。渤海蓆人。

屢言其賢。召入臥內。與語大悅。高祖受禪。徵拜太子少保。

追贈其父爲邳國公以威襲焉尋兼納言民部尙書

按本傳文帝九年拜尙書右僕射

多讜言直論語在本傳煬帝立加威

上大將軍

按本傳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

楊元感

隋越國公素子

反帝曰此兒聰明將不爲患邪威諷之曰所謂聰明者

識是非審成敗也元感竊何謂聰明直恐亂自此階耳與宇文述

代郡武川人父盛仕周位上柱國

對盜賊事威曰往但據

長白山今近在滎陽泗水耳復問伐遼東威請赦羣盜遣討高麗上益怒值御史大夫裴蘊

開喜人祖平父忌並南史有傳

希旨劾威詔威除名尋從幸江都帝欲復用威蘊等奏威昏耄乃止宇文文化及述既弑帝以威爲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國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太宗平王

世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太宗遣人數威曰公隋室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

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請見高祖又不許卒于家年八十二歲

蘇夔字伯尼威子也

北史夔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

起家爲太子通事舍人楊素

字處道周汾州刺史數子

奇之素每戲威曰

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

字栖鳳西城人

議樂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自見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

樂源者。晉王昭爲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帝。帝指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鴻臚少卿。關中盜起。詔夔巡關中。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唐劉文靜。字肇仁。父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三司。文靜以死難子襲儀同。倜儻有氣。

唐書作器

略。大業末。爲晉

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歎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英豪所資也。吾二人可終羈賤乎。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納。旣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歟。俄坐李密親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刻。非湯武高光不能定也。王曰。今過此。非兒女子相愛。直欲與共大計。文靜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盜賊蜂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誠能投天會機。奮義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尊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合我意。於是卒起兵。以文靜爲司馬。竟平隋。有天下。後爲裴寂所構。與弟文起並坐法。貞觀三年。詔追復官爵。

蘇世長。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巖州刺史。建威縣侯。父死。王事。詔世長襲爵。入隋。爲長安令。

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煬帝被弑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喻降。世長輒殺之。洛陽平。始歸帝。帝謂世長。世長對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元武門。與語平生。後又拜諫大夫。帝欲獵武功。時武功新經突厥之寇。世長諫之不聽。後與宴披香殿。世長曰。此殿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願以我所作爲煬帝邪。對曰。臣聞瓊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才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方厭隋侈。以歸有道。宜刈淫奢。復朴素。乃雕飾如此。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咨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

蘇勗。字慎行。武德中爲秦王咨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尙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

蘇良嗣。世長子也。高祖時爲周王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竹蒔上苑。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葉之。徙雍州。垂拱初。遷冬官尙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尙方監裴匪躬建言。鸞諸苑果蔬儲利。良嗣曰。公儀休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

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辯其非。良嗣悻謝，不能興。與還第，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

蘇瓌，字昌容，隋僕射威曾孫也。擢進士第，歷朗歙二州刺史。來俊臣貶州參軍。

俊臣未至州追還

人懼其復用，多致

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能過待小人乎？」俊臣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神龍初，始入爲尚書右丞。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力毆鄭普思，流儋州。

普思以妖幻位秘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誑爲亂。

累拜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中宗崩，遺詔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宗楚客阻之，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韋氏敗，睿宗卽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開元二年，擢中子又左補闕。六年，詔配享睿宗廟庭。太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蘇幹，瓌從父，勗子也。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流宄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將軍，遷工部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蘇頌字庭

一作廷

頌。瓌子也。幼敏悟。一覽千言。能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再遷監察御史。被詔覆來俊臣冤

獄。多所洗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元宗平內難。凡制詔。皆頌所爲。又遷工部侍郎。以父喪不拜。終制後。詔以爲中書侍郎。知制誥。始給政事食。尋襲封許國公。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能推其長。帝前敷奏。璟有不及。輒助成之。故帝皆納焉。璟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卽斷。公不顧私。則今丞相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尙書。又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從封太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通鑑分吏部爲十銓。以頌等十人掌之。卒。年五十八。詔贈右丞相。諡曰文

憲。文章與張說齊名。時號燕許大手筆云。

蘇誥字廷言。頌弟也。舉賢良方正高第。累轉給事中。時頌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朕自用誥。卿奚不若耶。奚也。出爲徐州刺史。治有良迹。贈吏部侍郎。

蘇震誥子也。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強學有成人風。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祿山陷京師。震與崔光遠

光遠

時爲京兆尹

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赴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

平王爲元帥。以震爲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累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幸東都。復以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尙書。

富嘉謨。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時新安吳少微亦尉晉陽。旣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尙徐庾浮俚。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修三教珠英。則天詔張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引文士李嶠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

之爲慟。亦卒。此傳當在蘇頌前。

蘇源明。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寄居徐袞。工文辭。有名。天寶閒。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詔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官。肅宗復西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值禁中禱祠窮日夜。時宰相王璵以祈禱進。而史思明陷洛陽。詔幸東京。親征。源明上疏極諫。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以祕書少

監卒。

蘇弁。字元容。瓌從孫也。按唐書。弁良嗣從孫。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縣令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

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儲峙畢。給。帝嘉之。試大

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累擢倉部郎中判度支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綏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尋坐腐粟貶汀州司戶參軍是時兄袞為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袞永州冕信州皆司戶參軍袞年老眼不能視帝閱之聽還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重追冕遂不復用數年起弁為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三萬卷手自讐定當時稱與秘府埒云

蘇鶚未詳其行事崔豹古今註云有行義集十卷

元讓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此傳當在蘇良嗣蘇瓌之間

蘇檢字聖用

唐宰相世系表蘇迢子蒙蒙子檢

舉進士歷中書舍人昭宗天復二年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

忠崔允反復為姦朝廷急於累卵檢以韓偓有才辨數言于李茂貞欲以相偓偓陰附允知事不可不肯

拜通鑑檢數為僱經營入相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乃欲以此相汙耶

初茂貞與諸宦者恐上自別用人故協力薦檢明年二月丙子允與

全忠竟害檢

夫蘇氏除世長至弁史各有傳予讀唐書宰相世表觀其人至繁衍顯盛也今略序之使好事者得誦說

焉按表蘇氏猶有秘書監一人踐言良嗣子都督一人琛賈次子駙馬都尉二人彥伯良嗣孫雲良嗣曾孫郎中二人綰工部

澄駕部獻幹子刺史八人竇合州澄沁州威孫尙明慶州務寂梓州踐妙泉州易黃州奕光州繫灤州太府卿一人檀良嗣元孫

太守一人顏淮安驍衛將軍一人璉琛子國子司業一人虔字執機王傅一人盈璉孫而其系推自平陵侯檢

別為蘇氏非平陵侯後按世系表又有濟州刺史昱幹弟又良嗣傳踐言子務元邠王府長史

宋蘇曉字表東父瓚仕後唐歷秘書少監曉宋初為淮南轉運使歲入百餘萬緡開寶三年遷司勳郎中

改西川轉運使仍掌京城市征發李守信賊守信市木秦隴閉盜官鑄鉅萬既受代為部下所發至中牟自劉於傳會太祖命曉按之逮捕甚衆拜右諫議大夫判大

理寺卒年七十三然深刻少恩非長者云

游光濟官至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子師雄最知名

蘇昞字季明與游師雄同學于張載乃後昞又卒業二程元祐末呂大忠字進伯大臨之兄昞謂其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薦

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游師雄字景叔第進士爲儀州司戶參軍順德

宋史作德順

軍判官與鄜延諸將計議邊事賴以無患元祐初

爲宗正主簿議棄四砦事甚力執政弗從遷軍器監丞夏人謀分據熙河師雄語劉舜卿制之策已而皆大捷斬獲幾四千人虜鬼章及其大首領九人遷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

熙河師雄議於定西通渭之間建三柵及護耕七聖

當作七砦

以固藩籬爲無窮之利詔以師雄議付范育

字巽

之三水人祥子

入拜禮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爲陝西轉運使計轉輸事上皆從之有詔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

之役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拜衛尉少卿上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歷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

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

夏人擾邊詔攝熙河

宋史作熙州

與使者及秦帥共謀之師雄志在築城守禦而使者方銳於討擊然卒用師

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少有文學事橫渠張載益得其奧及被委用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究才爲恨弟師韓亦以英俊知名子靖竑蟻竑竦皆舉進士傳其家

游靖舉進士爲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秦鳳路機宜文字有學行克肖厥父文章簡易順理時以爲工元康氏諱廷瑞字子安讀書長甯西門原上有弟子數百人宗師子安明性理之學於是稱之曰西原先生後辟爲興化訓導其行事見家譜大傳孫諱汝楫在皇明最有勳德

皇明康氏諱汝楫字濟川洪武初舉明經爲縣學訓導太祖皇帝選天下文學知名之士教太子諸王乃以訓導爲燕王相參錄其軍國事洪武末出爲安岳知縣靖難後太宗皇帝徵赴行在拜刑部左侍郎留北京輔皇太子凡城守置治事皆聽便宜行之侍郎有大勳德上將封之爲侯固死不拜比卒又上表乞勿賜贈諡上竟皆允之一日上召其子俱來值中子年賈在外迺以長子諱爵爲上林苑監左監正季子禮爲監副又賜中子年千金鏹數十千貫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詰察上謂廷臣曰侍郎忠其子孫必忠聞侍郎尙有孫俟長當并官之又曰二子初仕或未諳悉法禁錦衣衛可記名有過勿刺洪熙元年贈工部尙書諱爵字以德在上林卽條陳山西苑戶久役之苦上皆從之累遷南京太常寺卿禮字以敬有文名官至右通政太常子諱健字自強天順初有詔起尙書孫應祀者受通政司知事知事子諱鏞字振遠世稱康長公以文章名世目曰關西夫子仕爲平陽府知事其言語行事並見家譜大傳子阜字德瞻七歲能詩十八歲死以次子海贈翰林院修撰

馬京字子高。少學於康尙書。以文學知名。洪武十三年進士及第。

按明史選舉志。洪武十八年廷試。擢一甲進士丁顯等爲修撰。二甲馬京等爲編修。此云十三年進

士又云及第俱誤。

授翰林院編修。永樂初。拜刑部右侍郎。未幾卒。仁宗皇帝贈少傅。禮部尙書。謚文簡。京爲人方正。

有才思。立朝多所建明。上嘉納之。然取之固圉之中。而卒於效用之始。故其美大莫究。時論惜焉。子健。以蔭爲太常寺典簿。後至兵部主事。天順末。主事孫昭舉鄉試。景泰四年後爲武邑知縣。昭子安。以例爲國子生。

終榮河知縣。

按明史京與陳壽許思溫。歿死獄中。洪熙元年。贈榮祿大夫。少傳。謚文簡。志云。取之固圉之中。卒於効用之始。又云。贈禮部尙書。俱無考。

列女。帝魯元妃姜原。有藪氏女也。初無子。與帝饗禋祀郊禘。以求有子。出遇巨人跡。悅而踐焉。震動有孕。乃生后稷。是爲周人生民之祖。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原。蓋此之謂也。餘見史記周本紀。

太姜者。周太王妃有邵氏女也。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太姜相太王修復后稷之業。積德行義。至其孫武王。遂有天下。此太姜之德也。

苻秦寶滔。

字連波。右將軍于爽之孫。郎之第二子也。該通經史。

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年十六。歸于寶氏。滔

甚敬之。苻堅寇襄陽。以滔爲安南將軍。留鎮襄陽。滔攜寵姬趙陽臺往。蘇氏怨之。不肯與俱。而滔竟與斷。

音問。後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回文。縱廣八寸。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因以寄浴襄陽。浴覽之。感其意。於是迎蘇氏來襄陽。而歸陽臺於關中。恩好愈篤焉。著有文詞五千餘言。隋亂不傳。止傳其回文。回文有武后記。言蘇氏事甚詳。金輪皇帝製文云。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才情之妙。超今邁古。

皇明丁氏喬銓妻。銓死無子。守節四十餘年。始終無玷。正德二年。知縣鍾仁以聞。後八年。命始下。知縣紹表其門。

喬氏李銳妻。銳死。貧無以依。挈其女居故族兄祿家。織紵自活。幾四十年。女子已嫁。值婿死。乃更與女居。節操莊嚴。士大夫累言諸有司。知縣瑋至。始上聞于朝云。銳臨胸主。鐫文圓子。

王氏周村人。郝讓妻。讓少喪父。母武氏年二十餘。寡居。辛苦萬狀。匍匐至讓成立。爲取婦。有子。子夭。乃讓亦死。王氏親鄰多勸之嫁。不從。曰。有姑在。不可無與養也。姑乃更勸之。王氏曰。姑昔值舅亡。有盛年艾容。誓死不更人。所以極辛苦者。徒以讓爾。今讓不幸死。無能終老母之養。妾爲之婦。忍姑更匍匐邪。於是卒意自守。力作養姑。終身不衰。武氏之節。從王氏口中再爲敘述。而王氏之節與孝自著。

選舉志第七

武功代有豪俊。其被與選舉。要不妙矣。自傳記所覩載者。魏有蘇則舉孝廉。後魏有蘇亮。蘇湛。舉秀才。唐

蘇瓊。蘇頌。蘇踐。言蘇綰。蘇獻。富嘉謨。蘇弁。蘇亶。蘇奕。蘇愼。蘇顏。蘇虔。蘇檢。舉進士。唐進士有蘇源。明見人物志。蘇幹。元讓

蘇澄。蘇均。蘇務。寂。蘇妙。蘇易。蘇繁。擢明經。蘇訛。蘇盈。舉賢良方正。宋游師。雄。游靖。游竄。游蟻。游竚。游竦。元

張泰。皆舉進士。陝省通志。宋有進士蘇乾。泰子張緝。孫張顯。舉鄉貢。明興科舉之制未定。其舉明經。有先尙書公。舉進士

有馬文簡公。舉人材。有吉安府同知王璽。瑞州府同知文顯。德安倉大使康舉。自科貢之制定。士非此不

能仕。今列諸科貢者於篇。使後世足覽焉。

科。洪武十二年一人。馬京。見前。三十年二人。黃琮。岳州府通判。成禮。涪州訓導。三十三年三人。張羽。顯子。文水縣知縣。李源。高唐州吏目。董

嚴。長清縣知縣。按洪武十二年。方龍科舉。京係十八年進士。鄉試無所考。通省志。京舉二十九年。丙子鄉試。又云。欽賜進士。俱誤。明史選舉志。洪武三年八月。特設科舉。明年會試。令各行省連試三年。既而罷科舉。不用。至十五年復設。十七年始定科舉式。後遂以爲

永制。宋景濂會試紀錄序。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於乙卯。始復舊制。

永樂元年一人。舒忠。朔州學訓導。三年一人。李欽。驍騎衛經歷。六年一人。景昇。房山縣主簿。九年二人。張純。于岩。武邑縣學訓導。十二

年一人。趙庸。十五年二人。魏浩。譙忠。十八年三人。楊峇。張敏。武成。二十一年二人。劉徵。引禮舍人。王煇。

年一人。趙庸。十五年二人。魏浩。譙忠。十八年三人。楊峇。張敏。武成。二十一年二人。劉徵。引禮舍人。王煇。

宣德元年一人符信。以子泰封鄉府右長史。

正統三年一人符泰。洪洞永平學訓導。林偃城學教諭。鄭府右長史。六年一人丁璿。乙丑進士。行人司行人。九年二人張翺。清遠肅甯縣縣丞。絳州判官。李紀。趙州學訓導。

十二年一人景丙。

景泰元年二人張輔。羽子。太原府推官。劉縉。臨縣知縣。四年二人陶清、馬昭。京孫。武邑縣知縣。七年一人馬驥。潞城學訓導。房山南部縣知縣。

天順三年一人丁仕能。潞從子。濰縣平陸富順學教諭。大同縣知縣。六年一人李琳。蠡武強縣知縣。

成化元年二人李得春。平陽南陽府學訓導。董關榆次縣學教諭。馬翮。驕弟。二十年進士。戶部主事。員外郎。河南按察司僉事。布政司右參議。四川左參政。進右布政使致仕。七年一人魏璽。潞城鹿邑

學訓導。吳江商河學教諭。密雲衛學教授。國子監助教。代府右長史。十六年一人文朴。顯從曾孫。浮山縣知縣。

宏治二年二人侯相。蒲州學正。湯陰縣知縣。楊和。閩中臨淮訓導。玉田縣知縣。謫涪州判官。十一年三人楊秉中。舟子。正德六年進士。行人司行人。監察御史。康海。十五年進士。翰林院

修。丹稜縣知縣。劉臣。十四年一人李堯賓。得春子。十七年三人康浩。鑾中子。正德六年進士。戶部主事。吳世瞻。銅梁縣知縣。張舜舉。羽元孫。太原麻城學教諭。儀封

內鄉縣知縣

正德二年一人趙雍熙壺關任邱學教五年二人楊瑁景懷子許州學正朱維屏聽子伊陽縣學訓導十一年二人牛兆祥經子李朝

綱陽曲縣學教諭十四年二人耿儒耿朝用

貢洪武時十人鄭岩十七年安邑縣知縣張憲十九年刑部主事袁溥二十一年浙江按察司僉事王裾二十三年仁壽縣知縣崔裕二十五年榮昌學訓導楊貞二十七年戶部照磨

王用二十九年刑部員外郎鄧忭三十一年山西按察司經歷楊凱三十三年銅梁縣知縣張貞三十五年

永樂時十人張謙二年廣南府檢校鄭訥四年耿輝六年府軍前衛經歷王郁八年劉鈞十年定興縣縣丞楊沂十二年留守千戶所吏目徐智十四年何玉十六年四川安

撫司馬健十八年鴻臚寺引禮舍人虎文二十年

洪熙時一人文郁元年隰州吏目

宣德時六人李璿二年宋瑀四年王佐六年何著八年壘江縣主簿朱琛九年董璉十年

正統時十四人。鄧信、元年。李茂、二年。宇文泰、三年。光祿寺監事。徐州判官。馬良、四年。包整、五年。富州吏目。字文政、六年。李恭、七年。李俊、八年。段暹、九年。曲陽

縣主簿。李籽、十年。平陽府通判。殷倫、十一年。張本、十二年。三萬衛經歷。王瑾、十三年。府典儀。張隆、十四年。

景泰時七人。趙興、元年。大同縣丞。許敬、二年。劉福、三年。江都縣主簿。党惠、四年。澤州學訓導。鄭莊、五年。榆社縣丞。馮寅、六年。內鄉縣丞。贈兵馬副指揮。張鳳、七年。

天順時四人。曹俊、二年。李永、四年。順慶府推官。王翰、六年。江寧縣主簿。申請、八年。荻水鎮巡檢。六年。又許貢四十已上者十人。郭維新、東昌府知

事。尙望、中城兵馬副指揮。順天府推官。侯清、蒙城縣丞。苟容、絳州稅課局大使。李尙義、衛輝遞運所大使。寧春、楊福、河陰縣訓導。劉彥、溫江縣主簿。任和。

成化時十一人。張繪、二年。安慶府山口鎮河泊所官。于壽、四年。李文圓、六年。序班臨胸縣主簿。康長公、諱鏞、八年。見前志。馬負圖、十年。杞縣丞。康演、舉曾孫。十二年。段子

玉、十四年。修武縣主簿。康錫、長公弟。十六年。藥城縣丞。張通、十八年。岳池縣主簿。李迪、二十年。衛輝府知事。劉振、二十二年。夔州府檢校。

宏治時十一人。閻秀、元年。夏縣主簿。楊舟、三年。夏縣學訓導。封監察御史。張巽、羽孫。五年。丁丙、七年。大同左衛學訓導。鄭府伴讀。李本、九年。金堂縣主簿。朱聰、十年。貴州糧夷長官司吏目。

牛經、十一年。常州府經歷。康錦、長公季弟。十二年。長洲縣丞。党資祿、十三年。富順縣丞。劉大經、十五年。大同縣丞。馮義、寅子。十七年。南城兵馬司副指揮。

正德時張鸞朔季子元年朔州山陰學訓導、蔡蘭三年宜陽學訓導、康永嘉濱子五年符珽西鄉貢、趙章七年奉化學訓導、楊珂景隆子九年順慶府學訓導、党旺惠子十一年

年汜水張儒珍十三年河開縣訓導、張秉朔中子十五年

武功之士所進用於昌時者如是而已。舊志不列其行事。夫國家承平百五十年。諸君子豈無表然在人者。今已不述。後何以觀焉。余於是懼。因鄉先生各道其所知。乃略著其行事。於乎盛哉。錄不及其存者。君子事定於蓋棺之後也。

此於舊志人物後別為科貢人物作傳。格與官師志載知縣二十七人略同。但彼為一篇。此分兩篇耳。

張憲。美儀羽。倜儻有氣。年十八歲。貢入大學。太祖愛之。以為刑部主事。上每以部中事問憲。憲應對殊有條理。同官有罪者。或引及憲。上曰。是我小主事邪。必非若比。遂置不問。乃後竟以引逮。謫戍鞏昌。至元孫瑛有功。陞百戶。

袁溥。字汝公。為浙江按察司僉事。有令名。訟者至。則迎刃而決。無有凝滯。以罣誤。左遷吳縣知縣。後又坐解戶失金。謫戍。

黃琮。字伯玉。通周易。為岳州通判。能其官。人稱廉平。歸時。行李蕭然。若諸生時也。

張羽。字仕儀。為文水知縣。政令嚴明。發摘若神。桀民有稱十虎三彪一太歲者。羽悉按法徙之。時以為能。

王用初爲刑部主事。用法平恕。私門亡所交接。事聞。太祖皇帝嘉賞之。因遷員外郎。李紆爲平陽府通判。平陽人云。有遺愛焉。

符泰。字伯亨。信子也。舉時年十八。在太學。聞母憂。徒跣至家。廬居墓側者五百日。父命徒歸。乃更廬于中門外。免喪。除洪洞訓導。能以禮教諸生。自令丞士大夫以下。皆殊敬之。有繼母憂。改永平學。天順初。上言十一事。極論時政得失。訓導滿。遷林縣教諭。先是吏部以泰擬選御史。會目嘗不預。再有繼母憂。改偃城。攝偃城縣。民以爲平。乞爲令。巡撫累疏薦補。不報。教諭滿。乃拜鄭府右長史。在鄭府多有諫正。王敬納之。詳見家集。泰篤厚恭謹。孝友天成。居鄉守官。人無閒言。年六十七。卒于官。子珽。爲西鄉學生。正德五年。貢太學。

丁璿。字大器。第進士。除行人。爲人溫恪罔躁。所交人無小大。皆敬信之。卒後。士大夫過者。必哭加賻焉。成化甲辰。饑。李侍郎來賑。關中行。縣至。則首訪其家。拜其妻。歎曰。吾大器乃如此。天乎。善人何尤。卽以所有資俸盡與之。後其妻亦以貧死。子紹先。讀書無成。死無子。

張翱。字鳳儀。爲清遠縣丞。有惠政。士大夫至今傳誦其賢。改肅甯。治效若清遠。後遷絳州判官。益爲絳人所愛。子秉鸞。皆歲貢。

李紀。以貧爲趙州訓導。質朴無華。教人勤懇詳至。罷歸後。乃益貧。又不欲干謁人。猶聚徒教授。取給焉。可

以知其志矣。

馮寅字子敬。未仕時。聚童子爲小學之教。凡灑掃應對之屬。曲盡其節。後爲內鄉丞。歸已足以自養矣。猶孳孳教人。不憚煩碎。有古昔鄉先生之風焉。今士大夫謝仕以居者。或不欲自課其子孫。況凡民童子哉。

子敬爲對山蒙師。嘗奇對山而

予之可謂能知人矣。見對山集。

尙望字周臣。爲中城兵馬副指揮。有膽氣。能不奪於豪貴。禁姦止暴。令出唯允。中城人殊敬畏之。至今猶以爲良兵馬云。有劉原者。故無子。以養子治業。及原有子。原未幾死矣。養子私其蓄積。毋肯與原子。原妻歷訴。皆爲養子請託失理。一日。妻夢原令訴望所。妻來訴。望已先夢原訴。指其匿貨所在。隨發得之。人以爲神。遷順天府推官。致仕。年七十卒。

馬驥字漢房。潞城訓導。遷房山知縣。有父憂。改南部。性爽慨。重然諾。好義有氣。鄰里婚喪。多所成助。出百金。急人之難。無恠色。篤愛同氣。老而不悔。能南部歸。日與士大夫故舊遊宴相樂。曰。歲月如坂上走丸。直不可不遣也。年六十五卒于家。

楊福字宗善。甘貧嗜學。居寶意上方。從游及門者。若將百人。福每雞鳴而起。寒暑風雨無所閒。後除河陰訓導。以所教於寶意者教之。士子沛然從焉。至今河陰人猶稱福善教不忘也。福後卒於河陰。

李得春字時魁。初爲平陽訓導。年甚少也。能自治威嚴。諸生咸畏憚之。後改南陽。金城今蘭州。段先生堅號容

思。知南陽。獨禮重之。段先生號有理學。故得春益造詣罔謬。遷壺關教諭。以憂改榆次。致仕歸。貧至居敝

不葺。人以爲難。未嘗請託長吏。閒居詠歌古昔。絕不談世事。年八十卒。

魏璽字廷寶。歷潞城鹿邑訓導。吳江商河教諭。所至皆有嚴憚。遷國子助教。再遷代府右長史。卒于官。璽

爲人質直好義。嗜學秉禮。平日未嘗妄言謾論。聞非禮之言。則耳頰俱赤。待人無衆寡小大。各得所敬。曰

施報之際。固宜若此爾。年六十八卒。侯相字良弼。以親老求爲蒲州學正。學正滿。遷湯陰縣知縣。湯陰道衝政繁。相欲以簡易爲理。遇當塗者

或至闕略體面。當塗者乃以爲迂。相益自信。不肯易。居二年。有憂歸。尋罷縣。貧居尙志。年五十八卒。

其以列入監者。天順六年。四人。王聚大同府知事。張禮南皮縣縣丞。宇文縉大甯前衛經歷。廣安州同知。宇文慶通江縣主簿。○霍邱志。明初主簿。段進武功人。由監生。

成化二十年。八人。郭友鴻臚寺序班。王縉聚子。鴻臚寺序班。馬萬國驕子。雙流曹縣主簿。馬萬衢驕子。清豐縣主簿。陳紀。伊德。馬安昭子。東安主簿。萊縣縣丞。榮河縣知

縣。王大經聚子。伊府典儀正

正德三年十人王佩、昭子馬萬城、驕子魏鏐、璽子劉璣、大經子馬執中、驕姪王官、紳子丁誥、紳子張世紳、大經子王繼祖、大經子王堂、璣子十年。

三人張仲儒、馬正中、駙子馬存信。安子

掾史入官者成化已上。縣不過數人。今益多不可勝紀矣。取其卓然名於官者列諸篇焉。

張輝、廣陵縣典史李能、內鄉縣典史楊景隆、鳳陽廣齊關河泊所官景德章、南樂縣縣丞楊景懷、光祿寺監事涿州判官丁紬、邯鄲縣典史賀澄、蠡縣典史楊景新、河津縣主簿

王昭、丹稜縣典史張翱、濟南遞運大使宋得山、溧水縣典史魏經、高縣典史

武職趙興、蔚州衛指揮同知靳通、定遼後衛指揮僉事秋敬、會州衛千戶王大、秦州衛百戶至子杜安、開平衛副千戶馬記、留守前衛副千戶張瑛、憲元孫余

四、涼州衛百戶李貴、寬河衛百戶賀胡兒、河州衛百戶李忠、興隆左衛百戶

封贈尙文英、望父贈中城兵馬司副指揮馬肅、驕父贈戶部主事康變、長公弟浩父、贈戶部主事

耆民馬宗祿、有信義持是非鄰人服焉年九十三歿康和、舉子長厚有禮於物無所忤常自言曰人唾吾拭人打吾避人罵吾謝吾何較乎人至今稱其言党端、富財好義喜怒不形有偷兒夜入其廡端察得之謂曰不足何不告

我而若此。更以所偷令子弟子。喬鼎、謹厚詳審。於人無所爭。與弟翦並有良名。又皆顧貌美髯。鄉人目曰大髯小髯云。張朋舉。親宗睦鄰。無所怨惡。歿時年八十又九。膺古外切音贈。芻藜之倉也。

潞西子曰。余爲武功志。其義例皆見諸篇。余不知其詳與略也。故猶望後之君子繼而正焉。志作於正德十四年秋七月朔日。成於是秋八月三日。冬十月十九日。隴郡馮韶書成入梓。

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後序

明殿元康對山著武功縣志七篇。簡而有體。質而彌文。辭直而事核。善惡並述。以寓勸懲。無虛恢。無隱避。爲實錄而近理。論者比之太史公書。夫是固記載之極軌。志乘之標則也。顧歲久漶漫。已亥難稽。乃翻刻時復有從而點竄動移者。於康對山之志。其非完書久矣。西峯先生者言輒及之。爲形歎息。適余家中有故所藏原刻善本。迺取以詳校而訂正。用還對山之舊。而七篇復成完書。更以其平日所獨心得。或參考諸史集者。爲評且註也。邑侯瑪公刻對山文集。既竟。因續付梓。匝閱月而工告竣焉。昔王新城歷數秦中名志。獨以武功爲第一。而凡他著述家。皆莫不亟稱其美善。今且復得西峯先生評註。俾後之讀者。作者咸知法焉。遠矣哉。其嘉惠之心。蓋亦曷有弗極也。至書中義法之精深。體例之微密。已具詳先生與邑侯序中。故第爲識其顛末如此云。

乾隆二十六年歲在辛巳冬十月望後五日。邑後學張洲萊峯書。

原跋

夫志鄉國之史。作者詳或失之泛。簡或失之略。私失之去取不守一。如是志法廢矣。昔者司馬氏世爲太史。談未及者。遷畢其論著。爲史家獨步。我康長公會作武功志。散失不存。對山太史繼而成之。其繁簡取舍。咸得精守。說者謂不愧司馬父子。其知言哉。正德庚辰春二月。北山居士楊武跋。

武字宗文。岐山人。官僉都御史。